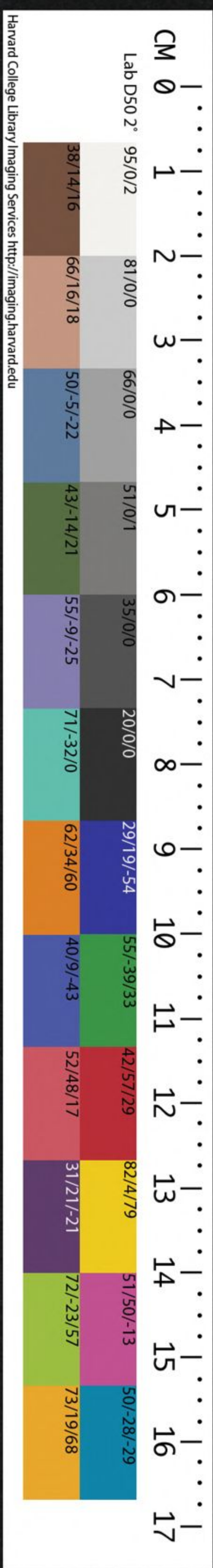


65

T2511/1218



函史下編卷之十九

明旰郡鄧元錫著

邊防書

書禹貢辨五服之等。甸爲王畿。侯比土中。綏列外蕃。而要荒爲戎狄。於內外辨深。其綏服二等。曰三百里。綏。教。二百里。奮武衛。蓋其慎哉。周人九服之制。因之。而要荒曰夷。曰蠻。曰鎮。曰藩。故書戒通道。詩謹薄伐。而春秋謹嚴於夷夏。防乎防焉。則知夷蠻鎮藩。固邊所自設也。昔周之盛也。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故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有道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旨哉言乎。乃周官
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蹊徑。扼走集。終不
廢險固之爲用。掌固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士庶
子及衆庶之守。設其飭器。分其財用。均其稍食。任其
萬民。用其材器。凡守者受灋焉。國有故。則移甲移役。
移財用。通守政。與國有司帥之。以贊其不足者。晝三
巡。夜三鑿。以號戒。司險掌周知九州山林川澤之阻。
設涂溝。樹林木。爲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國有
故。則藩塞阻路。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
易坎之彖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

設險以守其國。則險用之大。亦焉可得廢哉。戰國下
衰。冠帶之國。爭鶩於戰攻。而燕趙秦以與胡界。邊皆
各築長城以拒胡。趙自代竝陰山。下至高關。爲塞。置
雲中。鴈門。代郡。燕自造陽。至于襄平。置上谷。漁陽。右
北平。遼東。西郡。秦初築隴西。上郡。其後使蒙恬攘匈
奴。悉收河南之地。因河爲塞。築四十餘縣。城臨河。徙
謫戍以克之。邊山巖。塹谿谷。可剗造者。剗造。可繕治
者。繕治之。起臨洮。至遼東。餘萬里。又使恬渡河。取高
闕。陶山。北假。地名中築亭障。以逐戎。蓋侯衛廢。而邊防
益重。天子自爲守。始於此。漢都關中。擁殺函之固。資

建瓴之勢。以御天下。然自高皇帝以勁兵十萬。困白登。建燕代國。以御胡制邊。而不能以一日為安。已乃議和親。文皇帝德澤被四海。而匈奴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遂至于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其泉當是之時。匈奴左方王將居東方者。直上谷。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者。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氏羌。其單于之庭。直代雲中。而中國各因所直之地。嚴防屯以為邊。而隴西屯備羌蜀。以南備西南夷。會稽備東甌南越。各為邊。列郡屯屬郡太守。國屬王相國。急則中郎將將軍止畱屯。

高祖時陳豨以趙代相監趙代邊兵。傳寬

張蒼皆以代相國將屯。武帝時李廣程不識皆以邊郡太守。文帝時遣三將軍屯飛狐北地。句注。宣帝時遣三將軍屯飛狐北地。句注。宣帝時趙充國以中郎將屯上谷。是也。

增置長史異內地。都尉將兵者。賜武庫兵。異他郡都尉。司馬不治民。異他郡司馬。又別置障塞尉。司巡徼望。而屯田殖穀。置農都尉主之。除邊吏。五府舉人以充邊有事。下廷臣集議。上不日輒畫一報進。止下以急邊。大司農調軍興費。浩穰不給。則出少府錢。或令民入粟以佐邊。郡太守歲將萬騎出行邊。其庫置令官。分布為防守。有亡失。遣廷尉史按驗。亭障圯不治者。誅之。民徙邊屯田。予犁牛。有能止胡人所驅者。以

其半予之制天下中丁人戍邊三日。雖丞相子壹不得輕復。勢不能人人行。行者不可往返。合行者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爲更費。而北邊騎士輜車不筭。邊民被虜入塞掠。饑寒相失。則天下共更之。河西六郡民習戰備。上氣力。名六郡良家子。補羽林期門。以示優蓋。豫邊如此。而孝文時。太子家令鼂錯上書言。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畧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以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

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

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陣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藿蒿竹蕭。少木蒙籠。支葉茂接。此矛鋌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一。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亾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

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疆弱異執。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疆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右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

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劔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與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疆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

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易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而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惟陛下財擇。帝賜璽書寵答焉。錯復言守邊備塞事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

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適。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恐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天下明知禍之及已也。

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才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茸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復入。如

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室家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城上布渠答。鐵也。藜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為中周虎落。竹篾相連。應也。先為室屋。具田器。迺募臯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臯。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

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天子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意。

奉明法。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
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慕而勸
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
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
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
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
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
置醫巫。以救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
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
有長活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
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
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邑之賢材。有護習
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
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
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
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
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
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
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
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

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帝從其計。而後世備邊之畧。盡於此。漢武憑屢世之積。藉文景之資力。選將深入。歲輒克獲。已大發卒。治諸邊。元朔中。大將軍取匈奴河南地。會渾邪將其衆降。漢隴西北地。河西益少寇。主父偃行邊。爲帝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省轉輸。廣中國。滅胡之本也。於是築城繕塞。因河爲固。徙關東貧民處所。奪河南新秦中。曰朔方郡。以爲邊。卽鹽洪宥銀南威之地。今夏石靈會及自山東咸被其勞費。而歲所遣戍隴西卒。亦無慮減半矣。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

度河而北。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稍蠶食其地。東拔穢貉朝鮮。以爲郡。西置酒泉武威。分置敦煌張掖郡。絕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又遣光祿徐自爲。築五原塞外列城。近者數百里。遠者千里。至盧朐爲塞。邊益廣。斥當是時。匈奴創甚。又以其間興兵事。兩粵通西南夷。置列郡以填邊。雖中國甚耗。殊憊。要固其乘席。富疆。爲邊境征討。將武師力。可以戰而後足以守也。故邊益綿邈。烽火堠望益精明。而虜寇益衰。其後有司請復田輪臺。捷枝渠。犁地以備胡。天子下詔。陳往悔甚痛。而天下用靖。

則知守國上務。固不大於邊也。宣元時。匈奴五單于爭立。而國亂。呼韓邪再來朝。求和親。且上書願保上谷。以西至敦煌。請罷邊備塞吏卒。休天子人民。下有司議。議者皆或以爲可許。郎中侯應上議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此其苑囿也。至孝武之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幕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

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疆則驕逆。天性然也。前已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燧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且犯禁。又况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不可三也。自中國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

與漢人交通。吏人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日聞匈奴中寬樂。無柰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令一縱之。闌出不忌。七也。盜賊桀黠。群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

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請求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乃詔宣諭單于。邊不可罷。非獨備外。亦防內姦。慰薦其意焉。建武初。天子閉玉門。關謝西域。而詔徙幽并邊人。於常山居庸以東。增緣邊兵。獨保塞備胡。已遣將軍霸。將弛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堆石布土。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而代北以平。時廷臣議金城破。羗西苦縣遠難守。棄之便。

將軍援上議言金城完阻河爲固其土田肥美灌溉流通而棄之則羗在湟中長害不休不可爲也於是詔武威太守勿聽徙置長吏繕城郭起塢設堠開通水田勸耕收郡中樂業武都氏羌歸附者援奏復其侯王君長號名而隴右以寧和帝時大將軍騰議欲棄涼州并力北邊會公卿集議各往往以爲涼州可棄也譬之衣破敗損其一以相補猶有所完不然將兩無所用中郎將虞詡時辟太尉府言於太尉脩曰不可昔先帝開其涼拓土勞費劇而後定今憚小費壹舉而棄之非計也涼州棄卽以三輔爲邊以三輔

爲邊則園陵單外此甚不可且自古武臣烈士多出涼州士馬勁於天下今羌胡所以不敢遂窺三輔爲心腹害者以涼州之議其後也涼州士民所以摧鋒執銳父死子戰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今割而棄之民庶安土重遷必引領而怨以爲中國棄我於夷狄如因天下之敝釋怒洩憤席卷而東園陵舊京可爲寒心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直食浸淫而無所限極也宜網羅西土雄傑引其牧守子弟於朝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便脩上其言於是詔辟西川豪傑爲三府掾屬拜牧

守長史子弟爲郎。慰安之。安帝時。金城隴西漢陽諸降羌反。數大征不克。二千石令長多內郡人。爭上言。宜徙安定北地。上郡郡縣以避羌。詔時爲尚書僕射。上疏曰。臣聞子孫以奉祖爲孝。君上以安民爲明。此商高宗周宣王所以上配湯武也。禹貢雍州之域。厥田上上。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爲利。水草豐美。宜產牧。北阻山河。乘阨據險。因渠以溉。引水爲春。用河爲漕。用力省而軍食足。先皇帝築朔方。開西河。置上郡。凡以爲雍州也。比遭元元無妄之災。衆羌內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宜勞來安集而徙之。

夫棄沃壤之饒。虧自然之勢。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爲固。今三部未復。園陵單外。而公卿選懷容頭過身。張解設難。但計所費。不圖其安。非至計也。書奏。詔謁者郭璜復所徙民。繕城郭。置驛。候而激河浚渠爲屯田。諸郡儲粟。周數年。省內郡費。歲億計焉。方建武初。罷都試。罷郡國材官。而天下無兵。又罷沿邊屯兵。後羌胡有變。置度遼將軍。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等。營屯朔方。敦煌五原邊聽妻子。自隨。占邊縣著籍。父母同產。欲相代者聽。逃亡者罪贖各有科。徙者賜弓弩衣糧。後南蠻變。則置上林兵。

羌犯三輔則置長安雍二尉。鮮卑入寇置漁陽營。後盜起邊海各稍增屯防兵。而扶風漢陽魏郡常山各置屯列塢。然皆自京師遣。連年暴露而禁旅益虛。其後三國分裂其爭地乃在荆襄。以荆襄東連吳會西控巴蜀。北向宛洛。以是爲用武之國也。而南北相距。畫江以守。要在保淮。則合肥濡涇爲巨鎮。東晉偏安之日久。都建康。憑長江爲天塹。而武昌江州壽春各宿兵列鎮以爲防。迨殷浩北伐。舉非其任。右軍將軍王羲之與會稽王昱。牋請令廣陵許昌譙城彭城諸軍退保淮。爲不可勝之基。及浩喪師。則與之書以爲

軍敗於外。糧竭於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若保江。是知守國無定形。亦無定勢。而審時量力。度所及爲險固。蓋其恒也。其在北。圻分壤裂。設鎮戍而國自爲邊。元魏全有中原。患在北狄。中書監高潛表以爲北狄悍暴。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無所用之。夫狄散居野澤。逐水草戰。則與家業並至。奔則以畜牧具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自足。此其所長。而六鎮勢分。衆寡不敵。虜來攻圍。迫而難制。亦其勢也。請依秦漢故事。竝六鎮築長城以防遏之。其要害之地。則開門造小城於其側。爲

兵屯狄來有城。勢足捍禦。攻城不克。野掠無獲。將草
盡而走。懲艾必矣。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日
之功。可城三步。三百人三里。三萬人三百里。而千里
之內。疆弱相兼。計不過用十萬人。一月之力。而就不
足為難。暫勞永逸。計之得者也。凡長城有五利。罷遊
防之苦。一。比部放牧。無鈔掠之患。二。登城覘敵。以逸
待勞。三。息境外無時之備。四。歲時得間。運芻糧入克
其中。軍不匱興五也。奏可行。唐初突厥盛強。天子用
廷臣議于五原。靈武為長塹。塹邊召江南工師。大發
卒治戰艦於河。以備邊。置屯田于并太原。以實邊。置

十二軍。時練蒐以嚴邊。會太宗神武北擒頡利。東制
高句驪。西平高昌。定胡越為一家。外薄于四海。於是
鎮西節度使統龜茲焉耆于闐疎勒。治安西。北庭節
度使防突騎駝施堅昆。斬啜管海東。建康寧。寇王門
墨離豆盧新泉張掖。治北庭朔方。節度使捍北狄。統
經略豐安定遠西城。治靈武安北。都護府制東域。振
武治榆林河東。節度使掎角朔方。統雲中大同橫野
定襄鴈門樓煩。岢嵐。治太原。范陽節度使制奚契丹。
統威武清夷靜塞恒陽。北平高陽。唐興橫海。治幽州。
平盧節度使。鎮室韋靺鞨。統平盧盧龍渝關。治柳城。

安東都護府。備西戎。統臨洮河源白水安人。振威威
戎綏和寧塞積石鎮西治西平。劍南節度使扼吐蕃
撫蠻獠。統臨翼通化維州蓬山江源昆明寧遠治蜀
郡嶺南五府置經畧使。若桂管容管邕管各置經畧
使治廣州。其長樂經畧福州領之。東萊經畧萊州領
之。東牟守捉登州領之。而綱維藩翰之形成。蓋大曰
軍次曰城曰鎮。小曰守捉。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皆
隸於節鎮。武德初。突厥爲邊患。并州長史竇靜表請
於太原置屯田省餽運。僕射寂等頌以爲煩擾。抑之。
靜論執不已。徵入朝。與公卿相詰難。寂等不能屈。乃

從靜議。歲收穀數千斛。秦王復請增置屯田於并州
之境。貞觀初。朔州刺史張儉廣營田。歲致穀十萬斛。
督代州亦如之。歲大熟。表請和糧。廣儲蓄而邊饒。永
隆初。吐蕃寇河源。將軍里齒常之擊却之。念河源爲
西戎要衝。欲加戍。而轉輸險遠。乃廣烽戍七十餘所。
間屯田五千餘頃。歲收穀五百萬石。而邊安。中宗時。
默啜西擊突駝。施戰未決。節度使張仁愿請乘虛取
漠南地。於河北築城。絕虜南寇路。表畱歲備兵。以自
助。報可。下於是。仁愿大興卒入漠南。築城。卒亡者二
百人。斬以狗士。股慄用命。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爲

中城直朔方。西城直靈武。東城直榆林。名三受降城。三城相距各數百里。其北乃大磧。平曠易瞭望。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而牧馬。朔方愈益無寇。歲省費億計。而天寶中。攻吐蕃哥舒翰。收九曲故地。請列置州縣。於是置神策軍於臨洮。西澆河郡於積石。宛秀軍於河曲。與隴右河西安西北庭。竝列爲巨鎮。歲發山東丁壯戍之。賜繒帛而遣。開屯田。設監牧。軍城戍邏。萬里相望。於開遠門。揭亭署表曰。西極道九十九百里。示戍人無萬里行也。爲唐邊極盛。其後天子志邊功。府衛法壞。士馬精悍者。畢在邊。而安祿山以范陽節度使。得幸官左僕射。爵東平郡王。貴寵震天下。聽於上。谷鑄錢。聽以蕃將代漢將。竟驕極而反。安使破滅。舉河北諸州。畀賊三降將。魏博德滄瀛。畀田承嗣。爲天雄軍。恒定。易趙深冀。畀李寶臣。名成德軍。李懷仙。函朝義首降。卽授以幽州。爲盧龍軍。此所謂河北三鎮者也。於是諸鎮各專土地。甲兵以自予。雖名列藩實。不異戎狄。而國無北邊矣。方祿山反時。哥舒翰悉河隴兵東守。關而敕神策澆河宛秀諸將。各以所鎮兵討難。所謂行營兵也。而邊圉益虛。吐蕃得以其隙入。爲暴。至德

初。取崑州及威武諸鎮。入石堡。明年。取廓伯岷等州。及河源。帝務姑息。以紓患。詔宰相與洎盟。爲好。而虜陷臨洮。秦成渭等州。明年。遣使聘。而吐蕃留不遣。又明年。入大震關。取蘭河鄯洮等州。於是隴右地盡亡。而國西又無邊。虜遂入破涇邠。入奉天。代宗爲幸陝。虜入京師。連雲堡者。涇州要地也。三垂峭絕。北據高峴。虜所進退。窺候易通。虜得之。而二州不宿麥。初。吐蕃盜塞。畏春夏疫。常以秋。及是。得唐俘。給資產厚之。質其孥。使之。而盛夏入邠寧。已陷北廷都護府。絕安西道。破鹽州。則塞防無障。邈而靈武單露。鄜坊益侵迫矣。憲宗時。方鎮偪疆。而京師及邊軍弱甚。相李絳欲爲上規足。兵食之畫。乃奏言。振武天德左右良田萬頃。請擇能吏。開營田。以省費。足食。於是命度支使盧坦理其事。四年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千餘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已爲帝言。始京西北置神策軍。以備禦吐蕃。誠欲令與節度使掎角。爲相應也。今無事。則鮮衣美食。坐耗國儲。寇至。則取中尉處分。左右前却。莫肯用命。此大弊也。請據所在地。分隸各鎮。一號令。以振威。帝曰善。宜亟行。絳又言。邊兵徒有其數。而無實將帥。獨緣私役使。利其財。以結權。

倖未有訓練。往受降。兵籍四百。及天德交軍。纔五十人。閱器械。直一弓。帝大驚曰。邊實虛壹。至是耶。命按閱。始蜀自常臯招來南詔。復雋州。傾資與爲歡。示以戰陳文法。杜元穎代將。不閑軍而貪。南詔復叛。成都南失姚協。西亡維松。繇清溪下沫水而左。盡爲蠻。右文宗時。節度使李德裕至。大患之。於是作籌邊樓。按劍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按劍西道山川。與蕃相入者。圖之右。諸部落衆寡。饋饟遠邇。道里曲折。咸具。召諸老將。習邊者。與指畫商計。凡虜情。諸向背。微隱畢知之。於是料舊僚與州兵之任戰者。豐其餉而廢其穉。召甲人於安定。弓人於河中。弩人於浙西。日夜蒐簡。而蜀之器械皆犀利。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復其繇。謂之雄邊子弟。築仗義城。以制大度清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榮任。作柔遠城。以扼西山。復邛崃關。徙雋州治臺登。以奪蠻險。於是蜀軍大實。而相牛僧孺與交怨。數從中沮其事。命脩清溪關。斷南詔入寇之路。召諸道兵歸。勿畱屯。以難之。蜀人沟沟。德裕上疏言。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防守。庶可無虞。蜀兵本脆弱。又新爲蠻所破。困所謂沒世不復者也。今復令北兵盡撤。與先失事時。

何異。今朝臣言罷兵者。蓋繇禍不在已。委難於臣。臣
聖人責一狀入堂。留案他日。敗事不可令臣獨當其
咎。帝得疏。以謂然。兵得無罷而德裕乃練士葺堡障
而蜀安。唐自中葉來。京師無藩垣。二虜時助師。時犯
順。往來入郊甸。如織無留行。天子幸蜀。幸陝。幸梁州。
奉天。以避兵。國如郵置。而猶嗣守社稷者百十年。則
都關中。地阻固。而江淮楚蜀爲內蔽。自給足也。後穆
敬之世。河北再復。宣宗之世。河湟盡歸。而無補於唐
之既衰。則知邊防設險。國之藩蔽。資以爲衛。非以爲
命。於廟筭之盛衰。失得。詎盡是哉。張批。帶入不漏。宋
成一片精論。

興太祖念汴爲四戰地。無阻固。不可都。欲西都長安。
據山河之勝。去冗兵。循周漢以安天下。議中格。天下
畧定。惟北漢燕未下。置內藏。曰封樁庫。荆湖川廣諸
所籍金帛。若歲會國用之餘。皆入焉。謂侍臣曰。石晉
割幽燕以賂契丹。使山前後諸州淪爲異域。朕甚念
之。俟封樁滿三五百萬。卽遣使往贖。使還爲中國民
不然。當散諸儲積。爲將士功賞。冀必得之。終不令吾
赤子陷左衽也。末年於延慶環厚靈武。各置帥。以備
西夏。關南瀛常易棣。各置帥。以拒北敵。普陽昭義西
山。各置帥。以禦太原。帥官不過巡簡使。無慮易制。而

體勢崇重。人莫得危短。每入朝。必命坐賜宴。浴款語甚寵。西北邊軍市租悉舉畀之。令得回易。免所過征稅。他賜賚不在是。又事不從中覆聽。便宜制軍。當是時。所置帥皆天下勇悍忠實之材。委任專而防守固。何繼筠屯棧州二十餘年。董遵誨屯通遠四十年。它如李漢超郭進姚內斌之倫。率不下十餘年。吏士尊畏。得盡其死力。養士少而蓄力多。操術簡而形勢壯。虜用挫屈。叩關吏通書幣之使。於是勅沿邊諸州。禁民毋得出塞侵盜。敦信保境。而中外懷安。邊自劉守

允僭竊。與中國構兵契丹。以其間據營。

今曰呂黎平今永

平二州。而地險始失。後石晉割幽

今順天 薊 今薊州 瀛 今

莫

今任 涿 今涿州

檀 今密雲

順 今順義縣

新 今保縣

媯 今隆慶州 儒

今永

武 今朔州

雲 今大同

應 今應州

寰 今馬邑縣

朔 今朔州

蔚 今蔚州

十六州以畀虜。藩籬撤焉。周世宗時。實始復瀛。莫二

州。詔王彥超韓通築李晏口城。立縣十有二。又築東

廐增鼓城。葺祁州。數年。又自浮陽至朝寧。補壞防闕

游諸口三十六。以通瀛。莫宋興葺鎮州西山堡障。自

王全斌築保州威武。靜戎平塞。諸城寨。自劉遇。太宗

平晉。燹其城。遷榆次。又遷三交。奪故軍之險而守之。

為胡虜咽喉。自潘美。各因形制為邊。而邊卒遣戍。皆

本司整比其伍。致闕下。召見便殿。給裝錢。代還。入見燕犒。亦如之。歲時賞給外。視它卒。又加給銀鞋。緣邊艱爨。汲者。又給薪水錢。或時服錢。凡出征。計日給行糧。而塞下內屬羌團結。曰蕃兵。保塞者曰熟戶。餘曰生戶。命予官給俸有差。張批。前段畧說邊地。而詳說馭邊將之法。此段詳說邊地。而併詳取邊卒之法。端拱中。北虜侵盜邊。諫大夫張洎上書。言中國禦戎。必依險阻。今飛狐以東。皆契丹所有。地險盡失。而河朔列壁城守。具苦於無兵。則兵分之過也。請於中山太原河間建三大鎮。各統十萬之衆。鼎峙而守。視緩急為策應。仍命親王出臨魏博。控其衝。此

因形制勝之道。而河北三鎮始於此。滄州將何承矩上疏。言臣幼從先臣征關南。熟知北邊川原險塞之處。今誠於易河蒲口。導水東。使注滄海。順安高安間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十里。並築堤瀦水。外可遏敵騎之奔軼。而內關南諸泊。悉壅闕。可播為稻田。即緣邊州軍臨塘水者。可獨留軍為城守。無煩廣戍。而益收地利。以實邊。惟順安抵西山百里許。無水田。乞簡精銳戍之。去其冗濫。此禦邊之要也。天子嘉納。以承矩為制置河北邊屯使。而滄海以饒。至道元年。契丹以精騎夜薄城。承矩整兵不出。比明馳擊。大破之。

斬其酋。所謂鐵林相公者。契丹遁去。已契丹既輸平。知雄州李允則治城壘益設。契丹以爲言。詔詰之。允則曰。通好初。不即繕完。恐異時頽圯。不復得脩。將邊備弛矣。弛邊備。患不可測也。帝曰。善。於是允則標里開。置廂市邸舍。水磴爲深廣。城增累甃爲高。環以溝塹。蒔桑麻。植榆柳爲阻固。脩屯田。益樹穀。架石橋。構亭列隄。通道于安肅廣信諸軍。邊益闢而壯。初州北多設陷馬坑。城外起樓爲斥堠。望十里。罷兵後。人莫敢登。允則曰。南北通好矣。安用是。命撤樓夷坑。令諸軍圍其中。因浚井。畫溝洫。列畦隴。築短垣縱橫。而地

益阻固。因治坊巷。徙浮圖北原上。民旦夕得登望。望三十里。下令安撫司。治境有隙地。悉樹榆。久之榆蒲塞下。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虜不得決驟。

不獨異時爲材木資也。諸措注經遠如此。

允則嘗宴軍而甲伏

庫火。允則張樂飲。不輒。副使請救火。不答。頃吏火熄。命瘞所焚物。而潛以茗龍致甲伏於瀛。不浹旬而克。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救火狀。詔即訊。允則對曰。兵械所藏。爲火敵甚嚴。而焚又方宴。必姦人所爲。舍宴而救。事或不測。故不救也。帝曰。善。城北舊有甕城。允則欲合之。與大城爲一。乃先建東嶽祠。出黃金百兩爲供器。以鼓吹導至祠。居人謹爭獻金銀爲祠供。居無何。宣言盜發比州。遂移文北界名捕盜。而與版築。宣言以護祠。於是就關城浚壕。起月隄。而甕城人得悉納城中。一日契丹民毆邊民。傷而遁。允則不詰也。與傷者錢二千。罷之。衆以爲怯。逾月。幽州以其事來詰。答以無有。蓋其謀也。欲以毆傷人爲驗。比得報。

以爲妄。乃殺謀雲翼卒亡入契丹。名捕之。報莫能仁。得免。則日在某所。契丹駭不敢隱。歸之。斬以徇。仁宗時。夏元昊反。詔西帥具攻守和備四議。上經畧使范仲淹上議言。延慶間。有虜界百餘里。侵入漢地。宜可攻。軍行宜先布令。生降者賞。殺降者斬。捕虜得精壯者賞。害老穉婦女者斬。拒敵者殺。逃北者釋。勿追。安居者勿擾。得地則興築城寨。畱土兵爲守。以高佑招商中粟。而營田以克之。而計又守莫利於土兵。蓋土兵諳於山川險易。狎於戎虜。狃於戰鬪。比之東兵。事半功倍。何則。東兵上邊。非特苦星霜之感。兼且傷骨肉之恩。征夫不保。嫠婦歿恤。又則怨起。宜於要害

城寨廣招募。以實邊。其東兵願改隸邊者。津遣其家室。於緣邊營屯。更免別戍。其邊地所招弓箭手。亦令聚居。阨塞之處。則父母妻子樂於團聚。戰則相收。守則相安。寇小至則禦。大至則以次邊軍。可旬呼而集也。敵重兵至。必循大川而行。我駐堅城。明斥堠。持重以待之。野無所掠。不數日而困憊可必。散兵四掠。輕寡執弱。我伏精銳於谷中。時而取之。彼散無所鹵。聚不得戰。深入乎。我出奇以躡其後。惰歸乎。我出兵以徼其弊。此守邊之要也。夫計陝西四路之兵。不下三十萬。則兵非不多也。以備多而力分。在所城守。兵不

過二萬餘人。坐食芻糧。壁藏而不敢戰。賊界則不然。種落散居。衣食自給。卒有點集。動十餘萬。以我分散之形。當虜專一之執。宜衆寡之滋不敵也。且彼客當勞而顧處其逸。我主當逸而顧處其勞。誠反而用之。於鄜。延環慶涇原之間。各選兵二萬。騎兵三千。爲一屯。而各掄將三五人以制之。頒新定陣法。練齊以待敵。待其精勇。乘敵間輒入。如鄜。延軍先出。敵大師來。應則退。守阻不戰。以乖之。伺困弊。則環慶涇原之師。又迭出以乘釁。彼奔命不暇。部落携怨。三五年間。而橫山之界可盡取也。當是時。仲淹大興營田。聽民互市。以克邊。又脩永平承平等砦。招流亡以固邊。而鄜。延經畧使龐籍以橋子谷爲西寇所走集。築招安砦。填焉。又築龍安等十二城。以抗邊。其大者。韓魏公琦。畫欲墮橫山以規平夏。攫興靈於穴中。語具西夏志。慶州西北馬鋪砦。當橋川口。爲虜腹。仲淹欲城之。度賊在必爭。密遣其子純佑與蕃將趙明。潛走據其地。日晨起。忽引大兵赴之。吏士皆不知所如往。至柔遠。始傳令告其處。旣至。而畚鍤跋築之用畢具。追賊覺。以騎三萬來爭。仲淹戒諸將。脫賊戰而走。追必毋過河。第乘城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河。乘城而河外果

有伏虜失計去。而城成。所謂大順城也。大順城而白
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矣。判鄜州种世衡言延安東
北二百里。有廢壘。故寬州地也。險可城。詔世衡董其
事。世衡自將逼戎落而軍。且戰且城。暴露者數月。乃
得城。所謂青澗城也。世衡計以爲處險無水泉。不可
守。乃鑿地百有五十尺。得石。衆懼不泉。又屑石而
出之。過數重。泉乃沛發。又建營田二千頃。歲收糴其
贏。通商畜財。或先貸之本。使速流轉。歲時息十倍。於
是芻糧錢幣軍需城守之具。不外給。而青澗完安。青
澗完而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可固延安。北可規銀夏。

矣。而諸內屬羌。仲淹以詔書犒撫。結以恩信。諸羌質
子。縱出入自便。羌酋至府。引入屏人。撤衛語。無間羌
人親愛。始爲中國使。而屯兵徙就食內地。飛輓大省
矣。時元昊圍河州。繇間道襲府州。縱遊騎鈔麟州。自
是二州恐敵不時至。皆閉壁自固。糧乏絕。而勢孤。朝
議欲棄之。會張亢以并代都鈐轄守麟州。單騎叩城
下。出所授勅示城上。曰。我城主也。門啟而入。於是縱
民出薪芻谷汲。曰。吾有以待敵。無恐。民乃稍甦。亢以
州東焦山有石炭可穴也。爲築東勝堡。城旁有畦可
蔬也。爲築金城堡。州北沙陀有火。爲築安定堡。各

置兵守之。出獲者置衛。時禁兵廩餼優厚。然實驕懦。不可使。乃役兵有健鬪獻級者。立脫錦袍。賜之禁兵。始慚奮。會謀報羌炙羊。驛占吉凶。驚曰。明當有急兵。盍避諸。皆笑曰。漢兒皆藏頭膝間。何敢然。亢謀知其無備。卽夜部禁兵出。襲擊琉璃堡。破之。夏人棄堡去。乃築宣威砦于步駝。扼寇所從入。築清塞百勝中候。建寧鎮川五堡。而麟府之路始通。已上。請增廣堡砦。得益田牧以壯邊。宣撫使仲淹奏請卽任。亢就其事。奏可。而經畧使明鎬以爲不可就。數牒止之。亢得牒。輒廢閣。曰。受詔置堡砦。豈顧以經畧府牒得止耶。

坐違節度死。所甘心。且是邊所恃以爲固也。程復愈急事竣。乃發封自劾。詔勿問。自是蕃漢歸者數千戶。歲減戍萬人。而河外爲并汾屏蔽矣。穆寧氏西南去秦川三百里。中有城曰水洛。川土平沃。爲氏所轄。聚環川而居者數萬帳。漢逋民皆歸之。曹瑋在秦州。嘗經畧其地而不得。閤門祇候劉滬時守邊。以爲此戎夏所走集。不可失也。進城章川。收田穀以益屯。涇原帥尹洙以爲不便。令罷役。且召之。不聽。而趣功。洙怒。械下獄。氏大駭。爲變。朝遣使卽訊。氏請還滬。而以牛羊及丁壯助成城。詔復滬權。水洛城然猶以違節制。

奪一官。卒。水洛人遮道泣請留葬。祠祀之。自是西邊

益嚴。

張批此段中分九節自仲淹具疏下為一節皆議論自仲淹大興營田以下為八節皆事實此

先虛而後實也八節中仲淹之興田修砦麗籍之築砦築城韓琦之取橫山取興靈此三節皆規畫之大方仲淹之城大順种世衡之城青澗仲淹之結諸羌張亢之守麟州劉滬之權水洛此五節皆扼塞之急務此先緩而後急也鋪叙之有條不紊如此

其後二虜既交好仁宗崩夏

使來弔祭館伴高宜傲侮其使者使者訴於朝知諫

院司馬允呂誨請加宜罪塞其意不從而西戎犯邊

契丹民有捕魚界河伐柳白溝南者朝議以知雄州

李中祐為不材敕選將代之允又言國家當戒狄順

附時好與之較計末節及其桀驁又從而姑息之近

西戎之禍生於高宜而北狄之隙中祐得譴則來者

必將以宜為法以中祐為戒將人以生事為能而邊

自此多事矣宜勅邊吏諸疆場細故獨當以文檄徐

往反毋輒以矢刃相加遺安戎狄心奏可神宗時滕

元發知太原以河東豪意規邊有警為利也下令曰

謹斥堠無開邊隙有寇而失備與無寇而生事者皆

斬自軍司馬而下皆勅以軍法河東十二將故事以

其四備北八備西更休番上會西人獵境上邊郡請

八將皆防西元發曰賊若并兵犯我雖八將不敵若

其不來四將足矣將吏扣閣爭不聽卒以無事省芻

粟十五萬。西夏請故地。詔割四寨。而葭蘆隸河東。元
發曰。取城易。棄城難。昔棄囉兀。而西人得襲。我不備。
所亡失不貲。命部將以兵護遷。令嚴伍肅。寇不敢近。
民以完。已西人得地。則請以綏德城爲比。畫城外二
十里爲界。元發曰。吳堡去葭蘆百二十里。今許之。矢
百里矣。兵家進退。以尺寸爲強弱。今一舉而失百里。
不可力爭之不得。而西事遂興。自是宋衰不振。靖康
中。金虜入而棄河北。丹人而棄河東。已遂棄津。而天
子都臨安。視建康益褊。復防淮防江。防荆襄。爲偏安
計。如異時東晉六代爲矣。

明興汎掃寰宇。際天極地。復帝王自天之中國。而

成祖卽故奠藩地爲今都。揭古冀北垂于天日之上。

三代漢唐宋未有也。展山負海。固擬於殺函。本太行

與鴈門諸山。塞垣連絡。險繇天造。居庸東折。玉帶神

嶺諸山。若抱若拱。八陵在焉。故居庸爲京師北

門。宣德中從御史王聰言。徙黑峪。巡簡司。隸薊州鎮。

於紅門口。正當關北。天壽山後。爲巖隘。薊舊鎮大寧。今兀良哈朵顏大寧。福餘。三衛其地也。

爲潘衛甚設。循居庸左轉。爲漁陽盧龍。當山海之際。

古所謂渝關也。控遏遼東。爲遼陽鎮。又東薄于海。右

轉循太行西南。包平原沃野。帶絡數十城。爲古燕趙

之郊。而宣府大同。宿重兵。鎮焉。宣府大同。漢上谷雲中也。而大同平川曠野。黃沙白草。故虜患特鍾。居庸西。舊松林數百里。中獨有間道。騎行可一人。卽元扎八兒導胡兵南牧處也。紫荆倒馬二關扼焉。而重兵鎮保定。扈京師。又右轉爲鴈門。寧武。偏頭三關。隸山西。起代郡。外接大同。內經太原北境。西盡雍河。而鴈門稱絕險。自偏頭踰河稍南爲陝右。陝有三邊四鎮。榆林舊治綏德。守在東勝。東勝者唐所謂三受降城也。在河北。後內遷失險。而延綏因徙榆林。榆林險將勇上力。人呼爲橐駝城。塹自黃甫川。西至定邊營。

亘千二百餘里。連墩勾堡。橫截套口。稱雄鎮。西絡寧夏固原二鎮。寧夏西北倚賀蘭。而南東阻河。守在花馬池。包固原其中。自虜旣得套。固原改開城州。地益重。與寧夏爲唇齒。爲虜衝。又自賀蘭山直西至鎮番。衛。又西極甘肅。皆古朔方。甘肅漢所謂河西四郡。武帝置之。斷匈奴右臂者也。國初置甘州五衛於張掖。肅州衛於酒泉。涼州衛於武威。西寧衛於湟中。又置山丹永昌鎮。番莊浪四衛。列鎮河外。外薄于沙磧。而肅州西七十里。爲嘉峪關。後虜入莊浪涼州。而靖虜永昌爲內邊。左番右達。肅州尤孤。此皆自京師

右轉。而循西以爲徼者也。自蘭州南抵岷洮階文界。西番與四川接壤。同其患苦。又西南出爲雲南。古稱滇南。南轉爲貴州。又南東轉爲嶺表。中包湘楚。跨百粵三江。而諸夷獠蠻獫狁苗狼黎傘之屬。各窟宅其中。大者練據連城。細者保持深箐。然稍奉要束。聽羈縻。而統于藩省撫巡。示威宣德。而鄭陽蒼梧南贛。一爲重鎮。自京師東薄大海。泛登萊。包淮揚。南際于閩廣。漭洋萬里。通四瀆。八表爲一瀦。慮獨在備倭。此國家幅員邊圉。設險守國之大畧也。

張批漢唐宋與國朝邊防各有統

論因勢得情而機軸初變化無端倪可執

高皇帝既定天下。卽元都設北平都司。卽古會州大寧地。設北平行都司。立興營諸屯衛。建寧藩其中。與遼東宣府。東西相羅絡爲外邊。已遣魏國公達。率列侯北巡邊。自古北口至山海關。增關脩隘。爲內邊。故薊州西接居庸。東負海。盡渙陽盧龍。稱雄鎮。設衛開平。置八驛。東接大寧。西聯獨石。而開平興和萬全爲要地。遼陽旣下。不郡縣。獨置衛所填之。權衛事良佐。言本衛地遼遠。僻處海隅。肘腋間皆敵境。乞留朝廷所遣斷事吳立撫軍民。且益之兵。於是置都衛以馬雲葉旺爲都指揮使。總轄遼東軍填焉。而遼陽開原

有安樂自在二州。虜保塞降夷。於是大學士宋訥上策言。今海內既安。蠻夷奉貢。惟沙漠未遵聲教。棄弗討。則歲久滋患。討之。則士馬疲耗。餽餉艱費。非所以靖天下也。陛下誠計安萬世。則莫若固邊而固邊在足食。足食在屯田。漢本始中。匈奴帥十餘萬騎入寇。後將軍克國將四萬騎。分屯緣邊九郡禦之。單于爲引遁。以四萬騎而分屯九郡。碁布星列。而克國於其中統制之。當時分畫。槩可想見。今諸將中。豈無智謀勇畧如克國其人者哉。誠選其良。出屯邊。東西約五百里。隨遠近難易爲屯。屯各有分地。各率所領衛兵耕作其中。而時訓練之。彼此相望。首尾相應。敵至則戰。敵去則耕。此久長之策也。

上大善之。命諸將屯練以備邊。於是勅後軍都督言。曩胡虜近塞。兵衛未設。故設兵守關。今已置大寧都司。及廣寧諸衛。足爲守禦。又虜遠遁。而山海關猶以戍守。廢屯田養馬。非計也。自今一片石等關。止存戍卒。足瞭望。譏逋逃而止。餘悉令屯田。當是時。

上以天下甫定。垂意邊。遼東。海南。臨洮。大同。西河。西涼。寧夏。至古北口。西番諸指揮使。各手勅勞諭。令固疆圉。諭遼東帥曰。滄海之東。遼爲首疆。中夏旣寧。

斯必戍守。乃有蓋州諸將共意來庭。固守其地。以待朕命。北夷罔知天命。屢害生民。舊冬十有二月。寇我金州。爾指揮雲等忠義于天。苦回士卒。以寡敵衆。遼蓋諸將。深謀扼險。渠魁以獲。朕甚嘉之。勞海南衛指揮。勅曰。南溟浩瀚。中有甸藩。方數千里。地多炎熱。時忽瘴雲。卿等率壯士連歲戍此。朕甚念之。勞西涼指揮。勅曰。朕惟涼州之域。北控胡沙。西南制戎羗。爲鳥鼠同穴之地。天時早寒。今暑退。金風生。爾禦邊勞甚。朕甚閔之。茲特遣勞爾。爾宜外張威武。內懷多仁。以服戎羗。勞寧夏帥曰。寧夏之邑。背山面河。胡人介之。以爲旅拒。趙元昊用之矣。大將軍掃清河漠。今命爾守此。關內之北門。胡人之前戶。卿其晨昏深謀。無怠。下至昌國守禦千戶。亦御劄存問。而勅大帥武定侯英言。遼東邊軍與苦甚。毋營繕。盡其力。今役作軍。皆勇力善戰之士。柰何乎勞之。近高麗表奏言多不實。聞彼自國中至于鴨綠江。皆儲軍糧。驛各數萬石。且招東寧女直人入境。此其意欲有爲也。朕觀高麗自古恒與中國構兵。今遼東糧乏。士困。儻不卽發沙嶺倉賑。必且啟招誘逋逃之心。非完計也。其止他營造。立營屋以居士。十年後繕作未晚。古人有

言人勞乃易亂之源。深可念也。又勅遼東守將潘敬葉旺曰。高麗龍州民自言邊。願帥衆降。未審將軍嘗識其計否。人情孰不安土重遷。豈有舍桑梓而歸異國者。此其詐也。况中國始寧。當養民息兵。慎毋妄生事。開邊隙。令外夷藉口。傳曰。毋納逋逃。符至。其開諭出境。會士卒饋遼左。有溺舟。

上諭羣臣言。昔遼左地。於元時至富饒。朕往立行省。統焉。以其地早寒。土曠。不欲以建置煩民。罷之。立衛戍守。歲輸饟。非獲已。中每以爲憂。今聞舟沉溺。衆爲終夕不寐。其議屯田圖長利焉。諸紆意如此。當是時。制

邊之策。惟屯田練兵。無他營。故力專而功成。而山海夷。僮。怙阻險。時竊發爲暴。

上遣將往訊。輒勅之曰。必無深入窮巢穴。無逐利輕動。但令自屏。遠喙息。無爲州縣擾。可也。而

祖訓申戒。言四方諸夷。皆限山阻海。僻處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使也。使不自量。而擾邊。則不祥。彼作。宜捕逐。彼既不爲中國患。而我輕用兵。肆伐。亦不祥甚哉。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利便。興兵傷民。切記其不可。惟胡戎密邇。西北邊世爲患。必選將練兵。時謹備焉。嗚呼。至哉。訓乎。卓其

爲萬世式矣。

張批含畜慨嘆下文窮兵練其處更不說破有味外之味始寧王王

薊時大寧朶頌福寧三衛夷故犢悍力戰而戍卒皆

中州遷徙之衆苦北地寒日夜謀思歸會朝廷削

王三護衛而靖難師起遂太師兼程趨大寧擁王與

偕南招諸胡及思歸戍卒以從以大寧地許三衛戎

使助戰戰疾力天下大定乃遂從以平行都司於保

定爲大寧都司而散興營諸衛於京甸於是盡故大

寧白雲紅螺地界三衛夷俾世爲外藩已封元裔克

帖木兒爲忠順王分其衆居苦窳城而關外設七衛

曰哈密曰安定曰川端曰赤斤蒙古曰曲先曰罕東

曰罕東左衛皆本西北夷爲號名設衛填焉而時遣

親臣大學士榮行巡邊已守臣言元孽老的罕逃居

赤斤蒙古數患邊

上命榮馳至陝會豐城侯彬計之榮還言赤斤出嘉峪

關且千里地苦險乏水草而餉艱又天沍寒士疲馬

瘠不可輒用兵且小醜當自歸不足患也

上從之而老的罕果自歸時

天子歲伐胡往往道開平興和萬全間嘗太息曰吾滅

此殘虜吾惟守開平興和大寧遼東甘肅寧夏吾高

枕可無事西北邊矣已大寧旣界三衛夷遼東西與

宣府聲援不易通。與和亦隨廢。而開平失固。然是時。上英武軼百代。數伐胡。犁其庭。虜益遠遁。又死者降者相繼。虜僵尸脅息。百蠻諸戎重譯奉琛。固無爲議邊矣。先是虜寇遼東。都指揮永禦之。戰不力。會入朝。又匿不以聞。

上怒立誅之。榜諭天下都司衛所。言諸有盜賊及虜聲息。不時聞者。鎮守官而下。罪視此。蓋嚴邊臣蔽欺之誅如此。江陰侯吳高言山西行都司所屬衛以屯種妨團操。請令團操便。

上諭部侍郎曰。團操急固當然。食不足。將誰與守。宐視地險夷制多寡之數。陽和留什之四。天城朔方留十之二。蔚州留十之二。餘悉令屯種。且耕且守。爲著令。重營屯如此。又勅寧夏邊將。言寧夏屯所多。虜猝至。各屯孤。必且先受掠。苦可四五屯內。擇一屯有水草者。浚壕廣丈有五尺。深如廣之半。築土城高二丈。城開八門。諸旁近屯。駐輜重糧草其中。無警則居本屯。事耕牧。毋惰。有警則驅馬牛羊入城固守。以待援。卽寇至無所掠。而邊完。此特屯守事。朕過計如此。諸戰守畫將軍其熟思。蓋周防至於此。車里宣慰司土夷與威遠土知州隙。攻執之。嗣西平侯晟請討。

上謂本兵曰。兵易動難安。一舉而易。傷人必多。且小夷固可以文告下也。乃勅晟責諭夷。夷悔罪而解。

宣宗皇帝自爲太孫時。從北伐。習兵。元年。平漢。二年。巡邊。破兀良哈之衆。虜益警懼。而

上勅諸邊將。言古人制戎狄。惟在備邊。若城堡堅固。士練糧足。瞭望嚴。豈患虜哉。顧獨苦玩慢。自墮邊耳。當是時。邊氓有陷虜中得亡歸者。

上念其脫萬死自歸。可憫。優官祿。復家爲著令。正統初。天子幼冲。

皇太后倚輔臣經太政。朝廷清明。都御史羅亨信巡

邊。遇虜安輿。

地名

都督蔣貴用都指揮安敬議。留不進。

亨信直馳抵其營。責之曰。汝受國恩厚。今臨陣退縮。安用汝握重兵爲乎。且汝獨畏死耳。死三尺法。孰與

死敵。貴等色動。而以芻糧不繼爲解。亨信卽露章劾貴。老師玩寇。敬怯懦不忠。乞誅以振法。於是命兵尚

書王驥出行邊。驥馳至甘肅。賜邊備濶甚。葺浪永昌。山丹諸路。守兵少。烽堠不儲。軍無律。而命亂。慨然歎

曰。邊防如此。而欲虜無侵軼。難矣。翼日大集衆。轅門。問曰。先年大軍遇虜于魚海。先退者爲誰。衆咸叩首

曰。都指揮安敬。命引出。斬以徇。曰。自今遇敵。畏縮前

却者視此。一軍股慄。因謹斥堠。整部伍。申訓練。利器械。軍容肅然。會虜酋寇莊浪。遣都指揮衛榮擊敗之。選甘州卒五萬留屯而定。爲更代番上法。省輸運。已乃還。明年虜復入。驥復出行邊。遣都督貴將選卒二千行戒之。曰。兵精氣銳。遇賊不能勦。無爲復相見矣。貴父子感奮往。則遣參將安帥兵繇東涼逾白鴉孤口。抵鐵門關爲之援。遇虜於石城兒泉。戰疾力破之。而驥與太監魯安都督任禮親帥馬步出鎮夷。與貴期狼心山。襲虜巢夾擊大破之。酋以走死。時侍郎柴車總陝西。嚴都指揮能以其人冒功。車奏罷所陞官。能訢之。

上。上許復。而車持不可。曰。詐冒如能者非一。臣方有按覈以肅法。今宥能如餘人何。詔鑄能秩。而賜車金綺。從二品祿。時參將石亨請料大同民三丁取一以戍邊。勅軍餘盡撥屯種。量畝起科。都御史亨信言虜方驕悍。邊地艱薄。民疲困。復驅使實伍。勒令起科。是絕其衣食之路。而迫使逃亡也。揆今事勢。宜布恩信以結人心。人心得。則邊圉固矣。事得寢。其後王振擅而雲南麓川夷思任發叛。頗擾邊。緬甸蠻自詭必得其要領。請致師。閣振欲示威遠夷。於是命定西伯蔣

貴總兵。太監吉祥監軍。兵尚書王驥督大師討之。而
閩浙盜起。翰林侍讀劉球言。帝王馭夷狄。不窮兵於
小夷。以傷生靈。惟防患於大寇。以安中國。麓川連歲
用兵。士卒死者十七八。軍資爵賞。不可勝計。借令緬
甸言果信。具得其首寇。不過獻俘。大廷磔諸市。裊
諸道而已。而緬甸蠻。必且挾以爲功。將與木邦求麓
川地以爲分。不與則致怨。與之則兩酋坐大。是滅一
麓川。生二麓川也。何益。脫有蹉跌。又兵爭方始。

皇上慎重死囚。多所矜貸。於天地好生之心。合而欲生
得一失地。遠竄之首。驅十餘萬無罪之人。就死地以
從之。豈非過哉。今北虜脫歡也。先父子併吞諸部。歲
增貢使。以覘俯仰。包藏禍心。未易可察。而思任發依
阻山谷。悔過乞降。議者乃釋豺狼而攻犬豕。舍門庭
之近。圖荒徼之遠。非計之得也。臣愚以爲宜敕尚書
驥。令思機發削四面之地。分新附之衆。而宥其罪。罷
川廣貴州之師。以息民。其西北諸邊。時遣給事中御
史行巡。謹烽燧。脩墩堡。選將練卒。廣屯田。豐糧餉。爲
意外之防。書上。逢振怒死。制獄中。麓川本僻遠夷。
不當中國一郡。發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當盛暑行
師。而黔國公晟戰不利。道病卒。都督方政戰死。蓋大

師三動。連兵十年。士傷死無筭。僅以破克。而中國益耗病。振顧益驕。都御史亨信言虜也先驕。屢生事。爲釁端。此其發不遠。宜預於直北要害。增城堡爲備。不聽。已也先寇大同。振主親征。因遂有土木之變。嗚呼。闔之無良。乃禍抵此哉。當是時。天下幾搖。賴廟謨而定。諸具狄志中。方

上皇北狩時。虜奉駕至紫荆。至大同。已長驅至京師西北關。於是召宣府遼東兵入衛。虜破固安。總兵郭登又破之。大同虜北出塞。都御史羅通襲破之。坳羊山時。邊城覆陷。而大臣有奏請留邊將守都城

者。諸邊孤危。虜警日夕至。民大駭。相訐棄城走。都御史羅亨信督宣府。手劔坐城門。令曰。敢出城者。手刃之。而督將士爲死守。衆始定。會兵科給事中葉盛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徃者獨石馬營不棄。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虜騎何以薄都城。故邊關不固。卽京師完。亦僅僅九門完耳。如陵寢何。如郊廟社稷壇壝何。如田野生民荼毒何。宜急遣居庸宣府兵還鎮。奏可。而邊人大安。當是時。侍講劉定之疏十事。畧言。昨紫荆居庸等關。旣不能禦虜之入。又不能遏虜之出。雖名關塞。實則坦途。蓋士伍單蔽。亭

障缺敗。蹊隧縱橫而然。非朝夕之積也。宜增兵慎防。繕亭障塞蹊隧。如古者畫境分守之制。因其陸地。則縱橫握塹爲地網。因其水泉。則隨處停瀦爲水櫃。或多樹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土軍以助官軍。往降胡多留居。京甸授官給俸。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昨或衝關塞。奔歸故里。或乘機便。肆爲寇掠。今宜乘大兵方集。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毋爲婚姻。變其衣服。被以華俗。或以爲兵。使與吾中國之兵。部伍相雜。或以爲民。使與吾中國之民。里甲相錯。庶可省俸給而無後憂。當是時。兵尚書謙以忠力爲

天子所倚信柄國。昌平侯洪奏請遣都御史通出鴈門護輿。通意不欲行。疏言謙洪本建此畫。獨委難於臣。乞令與臣俱。謙卽疏言。今國家多事。非臣子辭難之日。臣謙諳山西事。固當往。請得行。

上不許。仍命通謙奏城昌平以衛山陵。城臨清以襟喉漕河。而獨石馬營等八城殘未復。衆議欲棄之。謙持不可。曰。獨石棄則宣府懷來不可守。宣府懷來不可守。則京師孤矣。命都督安往鎮。遷給事中盛以叅政贊軍。於是安宿師龍門關。且戰且守。而盛列上利害可興革者八條。次第行。乃設暖舖便行旅。均蔬

圍。給將士。贍死扶傷。興學練士。請官給買牛種。摘戍
卒不任戰者。驅之耕。課歲糧。佐興邊。大懽洽而完。當
是時。大寧地既以委三衛夷。諸夷裂險阻。闖門庭。時
殘我吏民。而要官賞自若。喜峯密雲白羊諸屯。僅縮
縮自保。在宣府。譬左臂塚而執孤。在盧龍。譬後背偃
僕而前難任。在遼海。爲扼吭於八陵。爲左腹迫切
憂。土木之變。三衛夷寔鄉導以行。及也。先弑其主。脫
脫不花而自立。遣使貢。少保謙言也。先惡不可悔。其
名朝貢。或以憊我。不可狃也。獨議邊大同爲京北
巨鎮。爲山西鴈門倒馬等關一帶藩籬。而遼東宣府

近綏寧夏甘肅。竝稱要害。一處稍挫。互相動搖。不可
不備。近都御史鄒來學議。自永平山海至猪圈頭。凡
千三百餘里。新營堡三十四。墩塞百一十七。營委指
揮一員。管束每二三營。或四五營。選把總一員。提督
之。諸營堡內。簡其銳。分四屯駐操。無事時不守關。獨
專訓練。有警。照平日所分信地策應。而輕健耐走。知
地里。便藏伏者。聚一營爲緩急使。諸關重置闌馬石
牆。布渠落。使峻陡狹隘。旁積木石。而分將較塹防之。
墩臺連絡。烽火相望。寇小至。營各駐操。毋動。獨本所
定策。應營赴之。寇大至。始通調赴敵。所至左右營。拮

前掬後爲截勦計。如此則我兵乘險伺便。物力不屈。彼衆雖暴。譬蛇豕投穿中。亦安所得肆哉。其密雲東自河口。至墓田峪。路經八百餘里。關七十。墩塞百五十六。營堡八。其沿邊平漫地。皆脩削偏坡。其關口培薄。增卑。深壕。塹守焉。其分地。內官博。御史斌。鎮守古北口。古北口迤東。都指揮玖。主之。古北口迤西。都指揮興。主之。其潮河川。龍王峪。五寨。地平漫。難隄防。平居畫地而守。然且不給。卽有警。何措。今照石匣驛。於東西地里。適均。饒水草。可屯營處。建駐操營。其中取海運官軍。及近京衛備京操官軍。摘屯營團操。便而謙復爲上言。大同府四州七縣。民生長邊。安便其俗。習性勇悍。慣戰。而迤南。譎戍衛所軍。苦逃亡。卽清勾徒擾。况清軍不足。因靠損民。而大同府州縣。他戍卒。詣臣言。地方艱難。得就近衛補伍。願自備鞍馬。詭殺賊自效。不敢妄支糧賞。臣愚以爲國政有經權。而邊情有緩急。今大同急矣。如因人情所欲。而權之。令大同。等府。僉附近軍實衛。多則另立衛所。分轄。仍豁除其原隸衛所籍名。毋清勾。則士卒免離背鄉井之苦。家室田作。撫卹而教練之。一旦有警。祖宗墳墓宗族產業之故。縈其中心。將樂戰効死。其與調山西河南

卒。主客堅脆。功相萬也。皆報可行。當是時。諸籌邊固
圍之畫。井井中要會。故邊鄙不聳。民忘大創焉。時大
同一老卒。訟定襄伯登承。勅命掛印總兵。而副都
御史年富。倚風憲。竝坐專號令。為越職不法。下尚書。
少保謙糾言。昔楚田穰苴。以布衣監貴臣莊賈軍。賈
違法穰苴立斬賈。而破秦晉之師。唐裴度以御史中
丞督淮西軍。所督者皆名王上公為使相者也。用平
淮蔡。

朝廷酌古今之宐。用之職大臣克提督。自總戎而下。咸
聽節制。號令賞罰。符守便宐行。都御史為朝廷風
紀之司。於侯伯無屬。坐總兵官左。固當且卒安得言
而妄言撓軍。當誅。詔誅卒。蓋是時大同卒業橫放
不制如此矣。微廟畫將法制主用俱失。豈復有軍
哉。時都御史秉督邊儲。賦牛種給貧者。督之耕。塞屯
日起。邊儲克足。會瓦刺入貢。秉疏言。迤北使臣三千
人馬駝畜四萬餘匹。入貢外。令存養宣府。支草料。臣
按宣府草不過二十萬束。料不過二萬石。給我士馬。
然且不足。其何以供虜。往永樂宣德時。虜使進馬官。
驗不堪者。令退牧虜地。毋入境。住劄得窺伺。正統間。
許收大同。故虜得調知地險。數犯邊。今虜畜多。恐其

計不止爲國費。蓋慎防如此。已瓦刺以前所掠男婦
詣邊請易米。朝報許大口一石。小口五斗。報下。虜
不易。秉口與之粟石。軍吏以違制爭。秉曰。何忍使
吾赤子爲夷人俘耶。專之而得罪。不敢辭也。事聞。
上賞歎。已劾總兵紀廣。旨下。言邊圉孔亟。毋得以微
文掎大將。下御史覆報。召秉還。言官交章言以邊將
故還總督。後無以明威。秉得留。天順中。虜寇其涼。大
學士賢請起前都御史竑督軍。明年。叅政尹旻以虜
退河開。請罷師。議者懼有後警。難之。賢曰。兵在外。可
暫不可久。暫爲壯。久則老。且虜安可常。若虞其復來。

宿大兵不解。是無終已時也。今陝民疲困已極。不及
河開時罷軍。寬其供億。民必逃。民逃則軍乏興。雖欲
久縮師無繇也。且今歲邊民不得耕。邊愈益匱。當如
邊何。莫若勅陝西軍屯耕境上。嚴爲防。諸調卒盡撤
可也。師得罷。固原土達滿四者。國初歸附羌也。處
平涼固原間。令闢荒穢以居。以畜牧射獵爲生。號蒲
家營。成化初。爲官司所名捕。索之賄而反。據石城。不
數月。有衆二萬。石城山四面皆峭壁。高數十仞。頂平
廣。可容數千人。詔合寧夏延綏兵討之。失利。賊益
負固。詔都督劉玉。總兵都御史項忠督師。與巡撫

都御史馬文升合勦賊。賊走壁。阻深巖。不出。伏羌伯毛忠怙勇前仰攻。中矢石死。軍驟退。提督忠親即陳斬千戶以徇。陳乃定。會彗星出西方。廷議洶洶欲濟師。忠上書言賊前四出攻剽。多傷害。難嚮邇矣。今入山自保。譬虎已投筭。即咆哮無所用之。我師憑仗皇威。氣直以壯。今圍守甚固。破壞可必。無為濟師。且京軍脆怯。即至無所用。兵志曰。禁祥去疑。昔李晟討朱泚。熒惑守歲。卒以成功。今彗西出。殆其類也。於是閣學士時毅然任以為觀。項疏曲折。知賊不足平也。已我師移據水草以困賊。賊益困。相持者百日而定。賊愛

將楊虎狸者。夜遶汲被擒。忠懼之。乞宥死自效。乃假辭色。諭逆順。慰勞之。虎狸請旦日誘使出戰。設伏。當可擒。忠大喜。示賞格。遣去。明日整師進。方事急時。中滿四果出戰。伏發。執擒斬虜七千人。

議者扇訛言難自持。而賊氣驕。日率驍將出劫營。冒陳。小大百餘戰。忠披甲冒矢石。親督師。不少退。文升頗勸其自愛。忠曰。奉命討賊。久無成功。死所甘心。何謂自愛。平凱還。具奏言固原延袤千里。水草豐茂。畜牧蕃。為賊巢穴。為北虜所出沒。此要地當守。而惟一千戶所厝其間。軍少勢孤。此劇盜之所以陸梁也。州北西安廢城。距固原三百餘里。為虜衝。宜添設衛所。以填之。便奏可。而事平。河套者。黃河北折入虜中。已

復南。所謂千里而一曲者也。周漢朔方。秦所取匈奴河南地。夏赫連勃勃之統萬城。唐張仁愿所爲築受降城者也。宋趙元昊據寧夏。因以爲國固。套三面阻河。土沃饒畜產。可耕種。南切近榆林。東至山西偏頭關。西抵寧夏。幾二千里。南至邊。北至河。遠者八九百里。近二三百里。國初卽受降故地。營東勝。跨河北。以衛套中。我人登東勝城。一憑望。則平沙漠漠無林阻。見百十里而遙。虜匹馬一人不能隱。望城輒慟哭引去。而套爲內地。虜居沙漠。河限之。伺冰凍乃入。冰欲解輒去。而邊人惟獨防秋冬。春夏得以其餘力田套中。脩城堡設防。虜往來盜邊。或窺遼東。或犯宣大。或走寧夏。莊浪甘肅。伺間入。非久輒去。而延慶爲內地。迨東勝內徙。棄故險不守。而虜始渡河。景泰初。虜始徇延慶。猶不敢深入。天順間。阿羅出始。矚知河套地肥美。時出入圍獵。尚不敢久居。成化初。毛里孩寶始劫中國人爲作使。因入套。遂駐牧其中。大同總兵楊信疏請勦。閣學士賢主其議。下兵部。會官議搜套。務盡絕其本根。且言秋方熟。虜必入掠。鄜延環慶間。宜推擇將帥。統步騎大舉疾入。得盪平。部請召信還。受成筭。會毛里孩侵大同。陽求貢而罷。於是自孤山

至花馬池千五百里。自花馬池至高橋。不下五百餘里。退無所據。進不可入。分兵而備。則勢分。載糧而行。則不繼。遂棄寧夏外險。莫之守。守南河矣。又明年。給事中程萬里言。兵志有言。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毛里孩。以土達嘯聚。日夜伺。欲犯邊。臣伏計河套距邊。僅二三百里。彼客我主。以客就主。以主制客。此可敗者一。虜自恃衆強。併吞諸部。志滿氣盈。馳驅不息。士馬億頓。此可敗者二。比聞散逐水草。兵力四分。此可敗者三。誠選京師宣大勁兵數萬人。擇驍將統之。嚴賞罰。先諜知所恣。出不意。徑潛擣其巢。破之必矣。昔

李靖以騎兵三千。破突厥。其事也。今及虜未發。宜早圖。而欲守。則飭兵。毋徒以文移。故誤邊。下廷議。命吏侍郎盛。往行視。議方畧上。盛還言。套地沙深水淺。難駐牧。春遲霜早。亦不可田耕。故搜河套。復東勝。皆事勢所難。惟增兵守險。爲長便。宜令守臣剗削邊牆。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而選士兵助之。事後寢後五年。兵尚書白圭。復白發其議。總都都御史王越。欲懈虜。且自以爲功。議延緩士卒衣裝壞。馬死者過半。請暫休。得而奏。越旣召。而虜擁衆驟渡河。詔武靖侯輔及越。刻日行。會侯輔病。越獨將。諜知虜出。它掠

遺老弱于廬。可擊。乃選精騎萬餘。自塞齋七日糧。晝伏夜行。每二舍輒伏兵數百人。使休以待事。行四日。天未明。至虜帳。縱火焚其帳。而萬騎齊蹂之。且擊且射。斬首三百級。奪牛羊器械無算。虜巢穴諸畜產畢盡。虜聞自外疾走還。則廬帳皆燼。則相向慟哭。而悉力追我師。越結陣徐行。殿者陽與戰。引而南。至伏中。伏前後發。掩擊大破之。虜恚猶未憚。再闔再遇伏。乃大慟度河。遂自是邊無虜患者二十年。而言官糾以爲幸勝。濫功。

上口。濫功固罪。虜遠遁不無功。詔勿問。明年始加官。

保增奉掌院事。越抗言將士功大。賞輕。乞移已官償之。不報。後以從大闡直出大同。襲破威寧海。顧得封威寧伯。崔太史銑歎以爲威寧出奇取捷。慮成而後發。發必中。於邊功固甚偉也。夫忌功媚才。心慘於戈戟。諒矣。先是延綏紀功兵郎中楊瑠言。延綏慶陽二境。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池。相去二千餘里。營堡踈。兵少。而套虜數爲患。臣訪有百戶朱長者。年七十餘。自幼行游河套。熟其地。謂臣言套內地廣腴。有鹽池海子之饒。葭州民多種食其孺地。正統間。寧夏副總兵黃鑑奏欲於偏頭東勝河西岸起一顆樹。至

榆溝紅鹽池。至寧夏黑山嘴等處。立城堡十三墩。堡七十三。東西七百餘里。雖隔一河。而氣勢直與偏頭寧夏接。爲扼虜而衝其腹心。時議者以地平漫難據。已之。誠將延綏一路營堡。移置直道中。雖不免暫勞。實永世之利也。詔會官議。延安知府王鑑言。神木府谷等縣堡。安邊定邊等營寨。相去闊疏。撫按分巡官。罕有至者。士卒爲官旗侵漁虐使。至衣食不給。戰馬不飼。器械不脩。虜猝至。誰禦。乞行撫按分巡官。戢邊。詔兵尚書王復行飭邊。復疏言。臣奉命東自黃河。府谷堡。西至定邊營。抵寧夏花馬池。東西縈紆。行

二千餘里。平漫多沙。無隘險。止藉墩臺。城堡爲守備。舊城堡二十五處。地錯互不均。遠或百餘里。近或五六里。兵馬屯操。反居其內。人民耕牧。顧在其外。遇虜警。傳報倉卒。卽調兵無及。虛聲應援而已。其西南抵慶陽等處。遠至五六百里。烽火不接。其邊比一帶。墩臺稀濶。難瞭望。臣與鎮巡總督等官會計。府谷等十九堡。俱極邊要地。必增築移置。庶幾可守。及今聲息稍寧。先撥軍餘採木。俟春暖併工。府谷堡移芑州舊城。東村堡移高漢嶺。饗水堡移黑河山。土門堡移十頃坪。大兔鷓堡移響鈴塔。白洛城堡移甄營兒。塞門

堡移務柳莊。不惟東西相直。道里徑捷。而各依水草。以便駐屯。其高家堡至雙山安邊定邊等營。相去懸隔者。合於該交界地。柳樹澗瓦剎梁等處。各添哨堡。於隣近營。據官軍哨守。其起安邊營。接慶陽。起定邊營。接環縣。隨形勢為墩臺。共三十四坐。溝墻高深。足以防阻。城堡寬大。足積芻粟。容容兵。臺墩稠密。聲執聯絡。而緩急足策應也。詔允行。當是時。國初健將士馬既盡。虜入套。盤結居內。我塞垣覆在其外。議者爭言脩營堡墩臺為內防計矣。

金溪曾漢曰。按蔡元定言。長安龍脉發於崑崙。經回黑水。綿絡至西橫山。始起。祖宗轉繫瀦澤。自西而東。盡雍州之境。今平涼西靜寧州之北

連山綿亘八百餘里。其冢面橫平。可以立營衛。其西條為西戎之祖。其東條為長安之祖。四面有建瓴之勢。西可以制西戎。北可以制北狄。東可以衛長安。周秦漢之都關中者。以山河四塞。而以西面東。制諸侯也。唐末而諸戎據有之。宋范文正公。主招納叛羌。為漸復橫山之謀。以斷賊臂。故軍中有破膽之謠。以議和而廢。宋遂不振。國朝亦舍橫山之阻。而關中不可謂完矣。其後都御史余子俊撫延綏。行視邊。相度邊形勢。往往徒步盡數十里。咸得其要領。乃畫便宜上。報可下。於是東起清水之紫城。西至寧夏花馬池。築邊墻延袤二千里。每一二三里為敵臺。墩砦相連。比不絕。中空處。築短墻。橫一斜二。如新月狀。得自蔽。及依高山折崖。隨地畫便。剗削累築挑塹。延引為邊墻。凡為堡十二。崖砦八百餘。墩九

十餘再閱月而訖工。先是正統中。都督王禎實始城榆林。未設衛。至是子俊益廣其城。增三十六營堡。置榆林鎮。屯重兵。請盡釐陝人有伍籍詭落者。若罪謫南戍。子孫不能南風土者。徙實之。擇其才子弟。爲建學。立官師教之。俗不習藝圃。多棄地。則教以樹藝。自是蔬果於內地等。開界石外地。興屯田。歲得糧數萬石。事皆創始。而經畫煥然。自是榆林壯實。爲雄鎮。已改尚書督宣大軍。子俊具疏。言臣熟觀大同地方。於宣府等。而山川平曠。惟車戰爲便。夫自古命將出師。誅暴禦亂。得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者。車戰佐之也。大

率以萬人爲一軍。車五百輛。十步卒駕之。行則縱以爲陣。止則橫以爲營。而以鹿角又補其缺。器械饒備。不勞而具。合衆對壘。威用自信。用以持久。何敵形便。或首挫其驕銳。或尾擊其惰歸。猶之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此億萬年守邊簡易之法也。復具圖本五上。報可下。於是議邊者言戰車。當是時。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璋。亦脩築寧夏邊。邊固完。而馬端肅文升時。巡撫陝西。人頌稱關中三巡撫云。

按子俊稱名臣久矣。近武進薛應旂。

嘗兵備延緩。著論言。自子俊脩築邊牆之說起。先後相踵。費財何止巨百萬。而浮沙易傾。邊牆實未嘗有。唯剗削設險之法。庶幾可行。其爲戰車。費不貲。亦重遲窒礙。不可用。成化中。都御史李賓嘗請製偏箱車。

兵部尚書項忠言陝西諸邊收蓄兵車數千輛及京營亦嘗因定襄伯登之言製小車二千五百輛日又無用俱廢然以車爲不可用稽之於古如柔然侵魏而太武以之造大漠突厥寇唐而太宗以之見大捷如以車爲可用唐房琯有陳濤斜之敗宋神宗時契丹入寇取兩河民車爲備沈括以爲車行日不過三千里若被雨雪畦步難進今不習車戰久矣恐一旦嘑其所素習乞如賓言遣御史及工部官督工如式先造車十輛鹿角叉十具送教場仍令賓會同內外官驗視如虜輕騎剽掠何以分追阨險邀遮何以乘禦開闔竒正之妙推挽進退之法俱講明以聞車成會驗覆奏言所造車若對壘安營可以禦矢石防衝突若追奔逐北登高致遠恐難行

上曰旣登高涉險不便其已之而近余總兵大猷制兵車以獨木爲輪人推挽可上下塹指揮如意輔以強弩神銃擊堅及遠翼以箆拂龍盾虜弓矢弗及蓋以馬陵之戰車兼李陵之步卒而參以衛青之縱騎最爲備筭車成以車百兩步騎三千挫虜十萬於安銀堡弘治中朝廷清明中外大臣皆協心體國爲經

遠計而馬端肅文弁劉忠宣大夏相繼爲本兵文弁具疏薊宣府大同三鎮旣有鎮守太監而各路復有分守守備監鎗等內臣三鎮關塞城堡遠者相距不過一二百里內臣至數十員每員役占軍士竝數千人大半多納月錢絕其操練防邊鎮巡不能禁革因以掣肘乞取回以靖邊已陞平涼廣開城爲故原州設鎮置總督其中而都御史許進督大同數條邊事上文升知進材輒覆允戎務脩飭虜酋小王子憚進名數貢馬爲好進善撫之故河曲無虜患而內地稍寧然東勝終已不復法又復玩邊墻日頽薄不治而

虜酋朮加斯蘭每歲八月自西河入套中圍獵春河
開出剽宣大以爲常而承平益久兵益脆不任戰七
年火篩寇固原入花馬池詔起都御史楊一清總
制三邊於是始復申搜套復東勝之議條三策上一
議守守虜所必入一議戰戰虜所必敗一議攻攻虜
所必救疏畧言善戰者必知分合善守者必審常變
今此諸邊所患在兵多而權分各據利便自分彼此
機可乘而不乘兵當合而不合其輕率寡謀者則又
知常而不知變往往墮賊計中將今沿邊至腹裏分
爲四路以定邊興武營花馬池靈州一帶爲藩籬以

石溝鹽池肅州萌城山城一帶爲門戶以固原黑水
口鎮戎所西安州海刺都一帶爲庭除以安定會寧
隆德平涼一帶爲堂室行令總兵叅遊分地駐劄聲
勢連絡併力防禦分布既定謹斥堠據要害守水頭
以待會寇始至謹勿與之爭鋒入城堡以避待其深
入左右鎮襲踪而躡其後據險以扼其衝張疑以分
其執虜所欲當則堅壁清野以老之使不得逞待其
情歸然後以重兵衝其腹心出其後背晝則追鋒以
絕其路夜則斷枚以劫其營以我四路應敵之兵當
彼千里趨利之賊必且挫衄豈能善其歸哉又言虜

自延綏大同官軍失利之後。志驕氣溢。橫肆無忌。有年所矣。今冬河凍。必深入套。自非撲搗巢穴。陝西之患。未有已也。臣非不知來去戰守。乃禦戎之常。犁庭掃穴。非聖王之得已。然商高宗有鬼方之伐。唐太宗有頡利之擒。況河套本我內地。而彼據以爲巢。此田中之禽。利用搏執。固非稱兵於陰山之窟。濺血於不毛之地。喜功好大者之所爲也。臣愚以爲今宜調宣大二鎮遊騎官兵。於延綏中東二路任劄。聽張安節制。虜若止在套駐牧。未嘗擁衆內侵。則嚴兵自守。決不輕敵。如仍前深入。原擬中路邀截之。兵固壘不動。

行令東路叅遊部爲奇正。列車爲家。擇形便爲營。務使聲勢連絡。前後相望。以進搗之。旣近賊壘。奮勇疾前。衝其腹心。捨其羸老而戮其壯狡。奪其鎧馬。而縱其牛羊。大兵仍堅整嚴備。不許輕動。待我兵還而虜豨突然。後或爲聲援。或爲羽翼。或爲殿而霆擊之。則我雖退。而兵漸增。彼旣遠而勢自屈。前軍勞而退。則先行使無繫累。後軍逸而進。則殿後使有餘勇。振中國之威。洩生民之憤。孰快於此。但兵貴神速。機防先露。進退之際。間不容髮。乞勅兵部詳議亟行。已又言臣聞防邊之計。莫危於戰。莫安於守。陝西各邊。延

綏城堡據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雖侵犯。爲患猶淺。惟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里漫衍。城堡稀疎。兵力單弱。一或失守。虜衆圻墻而入。犯我環慶。寇我固原。深入我平鳳臨鞏。其間土漢雜處。儻兵連禍結。內變因之。根本動搖。誠非細故。此所謂膏肓之疾。腹心之害也。成化中。巡撫都史徐廷璋。余子俊等。脩築邊牆。虜不爲患。邇自花馬池圻墻而入。戕破內地。始殺我邊牆。爲不足畏。寧夏鎮巡屢乞築濬。提督都御史史琳。又乞於花馬池。肅州。設立營衛。總制尚書秦紘。僅添脩四五小堡。虜復自花馬池。清水營。深入殘破。曾不能少有禁禦。臣始至鎮。以坐談不如親見。躬親閱視。廣集衆思。兼收羣策。其急務約之四端。脩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附。整飭肅州。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於此。夫受降據

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張仁愿之所以距突厥也。舍受降而東勝。已失一面之險矣。又輟東勝而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套中沃壤。爲虜巢穴。深山大沙。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備南河。此陝西虜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能解也。誠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

耕牧得屯田數百萬。用省內運。固其上矣。卽不然。及今將延綏寧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雖非上計。猶愈無策。醜虜聞之。未敢輕犯。而我得休養生息。以爲後圖。則東勝又豈終不可復也哉。故臣竊以城延綏至急也。自延綏定邊營迤東石澆池起。至寧夏橫城止。共三百里。沿途舊墩臺七十一座。間多填塞。獨興武肩水屯卜刺紅山四堡。切近邊牆。易於防護。其餘城堡。俱各絕遠。聲勢隔越。且垣低堡淺。墩臺稀疎。節被達賊窺伺。中無大兵阻遏。賊衆填溝而進。開窵邊牆。一日可二三十處。墩軍往往逃竄。烽火不接。縱使徵召客兵。而牆外平漫。黃沙白草。彌望無際。賊衆動稱數萬。我軍無險可據。難以遏其初至之鋒。長驅一日夜。則已至固原矣。爲今之計。必於舊牆內外。幫築高厚牆。外每里添築墩臺三座。每座相去百二十步。傍堡於空濶要害。有水草處。增添小堡。高厚丈尺畧與邊牆等。他所空闕。仍添築墩臺。挑濬壕塹。設治鈴柝。廣張旗幟。令連絡相應。分委守邊。叅遊協同守備。各照所轄定舖分防護。其定邊安邊營迤西一帶。責成巡撫都御史。依所計度。應築牆者築牆。應剗削者剗削。一體脩治。務使邊有備而腹裏無虞。萬全之謀也。

至若寧夏一鎮。西有河山之險。東無溝塹之阻。顧西設寧夏一衛。東止新設花馬池守禦千戶一所。虜賊大舉。必從東入。不惟無險可恃。抑且兵力單寡。豈添設衛所屯耕防守。則執不偏重。而邊牆可久。兵皆土著。而人情可安。惟是靈州北臨廣套。西控大河。誠寧夏之襟喉。中原之門戶。達賊出沒之重地也。靈州不守。則寧夏隔爲外境。而環慶勢孤。無環慶。則無陝西矣。臣頃巡視城池壕塹。悉皆廢弛。夫以寧夏之地。上有無備之形。下有可畏之執。失今不圖。將來內變。不止虜情當慮而已。洪武間。有土達土民六百餘戶。自

歸。設守禦所。綏輯給之田地草場。使得耕牧。徑屬陝西都司。一遇有警。土達輒自備鞍馬報效。累有克獲。後奏革本所。遙隸寧夏。土民亦隸寧山衛經歷司。所司不知存恤。草場爲有力者豪奪。馬匹站死。不復追陪。人畜彫耗。死徙居半。又於所屬路阻黃河。虜賊外侵。科差內擾。控訴無所。自非靈州改設守禦所如故。而土民聽本所吏目帶管。欲撫綏無繇。其環慶兵備副使。止轄慶陽。事務簡甚。况兼理靈州鹽池。距慶陽特遠。實難遙制。乞將環慶兵備。改駐靈州。練軍理訟。撫安土達。兼理鹽池。聽陝西寧夏巡撫節制。則軍民

免十年九牧之擾。民有趨利避害之望。又常州地廣實虜要衝。今城池坍塌。守既不嚴。戰乃無兵。况密邇螺山。慶府墳塋在焉。先年恭王墳。爲虜掘發。自非添設常備之兵。貽患未已。而慶府中護衛。若儀衛司。旗較舍餘。別無差用。比之秦肅二府。千里備邊。勞逸懸殊。今若摘於常州。操守保障。最爲長便。且以慶府擁衛之人。保其先王體魄之地。體國之忠。奉先之孝。大義兩繫。自難他辭。又考按圖冊。兼廣詢訪。寧夏黃城北。黃河東岸。舊有邊牆。俱棄不守。乃於河西。別築墩臺。繇是套賊多寡。遠近緩急。無自覺知。又因黑山營被虜攻圍。遂移平虜。繇是平虜。遂爲極邊要害。居民往往不得耕牧。殊不知撲捉墩軍。窺伺城堡。乃虜寇常事。顧吾所以待之。何如耳。吾能往。彼亦能往。我退。彼進。自然之勢也。今河東墩臺。旣不可守。使賊乘凍渡河。則西岸墩堡。獨不可盜窺之乎。虜窺黑山。可棄不守。使賊近窺平虜。亦將併棄之乎。然則河東邊牆墩塹。誠宜幫築。與河西煙火相接。而河西黑山營。挑選精銳。屯宿按伏。爲平虜聲援。則封守慎固之道也。但陝西財匱民勞。脩邊之役。人多異議。然利害有輕重。關係有大小。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遠效可

圖則近怨不足恤。自古之舉大事者。未有不一勞而後以永逸者也。世之論邊者。主於戰以爲功。臣亦非敢忘戰者。方將蒐選三軍。策勵將士。脩車馬。備器械。儲糧饌。明斥堠。以待虜之近塞。當督率諸將。共行天罰。雖成功在天。所不敢必。而臣不敢避也。乃今顧以邊墻爲言者。受恩深重。自當爲國遠圖。今套中無賊。腹裏有秋。人民稍安。正可有爲之日。欲及時經理。毋貽後憂焉耳。奏可。而一清銳意經綜。凡糴餉費銀十餘萬兩。起役費戶曹銀十六萬。及諸犒賞藥餌轉運木石。皆精神窮注。計慮周悉。會

孝宗崩。逆瑾專政。以脩邊過費繫治。而功訖不就。嗣是

北虜亦不刺阿爾禿斯兩種。與小王子相讐。殺囚據

西海屯朔方。

河西有虜始此。

河西遼東保塞諸奚夷日漸携

貳。並塞萬里。所在將屯。官益多。力益分。財益匱。而中

國日益困。邊臣建白。利獨在脩邊。或云進幾里。扞虜

或云退幾里。固我。我邊日退。虜患日進。正德四年。虜

入花馬池塞。殺總制尚書才寬。十年。入馬蘭谷塞。殺

叅將陳乾。深入固原平涼。嘉靖初。虜入花馬池。大掠

西安鳳翔。起少傅一清。以兵書兼都御史。提督邊。尋

召還內閣。四年。虜掠陝西塞。六年。虜入寧夏塞。尚書

王憲督師都督杭雄總兵擊却之。斬虜三百。七年虜大掠寧夏。起尚書瓊總督陝西邊。瓊請於花馬池。至定邊營八十餘里。脩邊牆禦虜。牆據要害。且厚堅。可乘。至今邊人稱王總制牆云。於是度虜所從入。饒水草之地。集將較擺邊。虜近牆。輒雜用弩砲火器擊射之。虜被傷去。而兵尚書承勛言。曩河曲所患者。獨土魯番耳。今亦卜刺又深入。巢西海。與犄角爲寇。故今陝西邊患。延綏固原爲最急。又其肅軍餉。專仰河東。宜及時糴粟貯蘭州。爲河西備。至於莊浪。實二虜出入所走集。宜繕寨設屯。以隔絕二虜相通之路。又兀良哈最近京

師善撫之。卽屬夷不善撫。卽門戶之寇也。宜謹其銜。御又雲南安鳳之叛。軍民困敝。臨安蒙自盜賊復起。曠日持久。釀大患。且成交阯。世子流寓老撾。異日或歸命請援。或據地求封。皆未可測。惟

皇上覃思經遠。豫定廟筭。用人理財。以保固社稷。吏尚書萼以宣大榆林遼東饑。亟請

上優恤。以大慰其心。且言寧夏地宜五穀。兼魚蒲之饒。蓋黃河在天下。皆害於寧夏。獨利也。故本色粗足。而患於歲支不敷。遼東土廣人稀。宜營田。副參所轄軍。不必聚屯城中。資私役。令各擇肥美。據形勝而營。先

年李承勛行巡遼。見故興水縣地肥美。立三大營以耕。而大路之寇遂絕。見瀋陽地尤美。而虜時入掠妨農耕。築牆包山。立臺其顛。以守望。瀋陽人今利賴之。蓋營田之法。視屯田尤便。軍小試小效。大用大效。宣大寧夏宜皆可行。而主於積芻糧實邊如國盛時。蓋一時大臣遠慮經國者如此。其後虜吉囊俺答一酋者。素與諸戎解讐結約。頌爲中國患。而大同軍數叛。至戕總制大臣。逋逃虜中者數千人。虜擇其狡健者。多與馬牛羊帳幙好遇之。令爲僧道丐子。出入調我邊。西至甘涼。東出山東。並邊垣散入。諸語言衣服本華人。入市廛無間。至乃時時潛入。京畿爲內間。探者猶相從問訊。應唯唯。已忽抽刃躍起。賊殺人。人乃驚走。而虜騎如雲。四塞至矣。民無所得避。其尤桀者。高懷智。李天童。趙全等。各擁衆數萬。前冠軍每入塞。恣深入屠戮。得意去。終莫能有禁禦也。蓋是時虜多從大同卒入大同。與大同卒約。我無爾掠。爾聽我南。我歸且遺爾輜畜買路。與結約。折箭爲誓去。而深入陝西河東諸內地爲寇。災雲中上谷無寧歲。其後柄國者益放濁。邊文武臣冒功掩罪。必於賂。邊備大

圯。雖大臣總制邊功。見簡書可稱述者。代有然。適保

疆圉能無失敗而止。他莫能悉也。十八年。

上幸承天。命尚書鑾都御史伯溫行巡邊。出帑金五十萬大賚邊。伯溫念五堡在大同北。川原漫衍難守。當築也。前都御史張文錦規築而事債。繇措置失宐。後繼者閉目搖手。不復爲五堡計。則懲噎過矣。於是以紅寺舊堡適當諸堡中。而規狹小不稱。開展之。得多宿軍。爲諸堡走集。名弘賜堡。以紅寺西護堡村爲紅土布袋等溝。通虜蹊間也。於村創堡。爲鎮虜堡。以沙河舊堡在河北。陷淤泥中。河南好女村。北距河險。東與護村等堡連絡爲固也。築之。名鎮河堡。以洞子南

原堡溝。全崎隘難援也。稍西南車房地。高阜肥厚。創鎮邊堡。以鎮城舊堡。無水泉難守。稍東堡盡頭地。四望豁敞。有水泉可戰守。爲鎮川堡。蓋展築者一。創築者四。堡相去各二十五里。而五堡中一山特起。名平山。憑高望。則五堡在目。覘賊多寡。去來方向。瞭如也。於其上築會遠堡。設公館其中。召募夫役。聽自至。而豐其糧犒。遠近嚮應。於是壕塹墩臺。具密布。而卽所募軍願留者三千人。遣參將將之。使屯耕。蠲其租。而五堡以完。二十三年。兵侍郎翁萬達行督邊。發卒分地乘郵。時邊備久圯。萬達旣部遣。已尋遣健卒百間。

行察勤怠。以硃油寘竹筒中。均給之。約曰。諸堡壁亡守者。第硃署其處。勿復問。明捕論。而亭卒得所。署書各面。縛聽効治。繇是人人震恐。無敢去障者。八月虜大入。則徵諸將兵逆擊。而令材官善射者夾道伏。虜挫頓引去。

上賜璽書勞焉。於是萬達察痍傷。哭死士。東自老營堡。距滑石澗。築邊牆二萬丈。大同宗室克灼謀開虜。則密授指大同將周尚文發之。詔繫克灼論如法。謀報虜寇宣府。欲奪居庸關。萬達曰。虜素號宣府。諸將易與耳。今盛氣入。其鋒不可當。則檄尚文部銳卒代

將。時尚文老矣。尚健鬪。與士卒均苦樂。士願爲之死。得檄卽馳赴。力戰者三日夜。萬達從壯騎數千赴之。會大風起。車曳柴亟進。距虜四十里。而軍虜大驚。曰。翁太師至矣。解圍去。進兵部尚書。當是時。河套地淪于虜久矣。總督侍郎魯銑。於大學士言。僚壻也。欲倚以圖功。上復河套議。言柄國力主之。下廷議。廷臣莫敢難。萬達上議。言河套本中國故壤。詎宜棄。然揆今時勢。則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驗之當事。有必奮之志。而寡萬全之筭。不能不深爲之慮也。自國家舍受降而城東勝。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套地遂淪

之犬羊爲日久矣。然正統成化間。我雖未守。彼亦未取。不見可欲。其心不動。不奪所恃。其爭不力。取之可也。弘治中。我軍猶歲搜套。搗其巢。業不能復。今虜盤據其中。滋畜牧。遂生養。習爲固然。而小王子吉囊俺答諸部。今益昌熾。可三四十萬。我承平日久。軍政多偷。三五年來。雖賴廟堂注意。脩舉亦暫耳。彼此強弱盈縮之勢。較如而何。可輕動爲也。且河套久淪虜中。間諜罕至。山川之險易。途路之紆直。草木之有無。皆不能諳知。我勞而往。彼逸而待。我馬出塞。三日而疲。彼騎遍野。一呼而集。卽師小利。尚難其歸。儻失鄉導。

全軍何賴。且數萬之衆。緩行則虜得爲備。疾行則輜重不繼。吾尅日暴糧。業有定數。而虜遷徙無常。遠近不測。則戰固無定地。無定期也。一戰之後。虜或保聚。或佯逃。逐笳角。時聞壁壘相待。已離復合。終不渡河。我軍于此戰耶。退耶。兩相守耶。又數萬之衆。出塞有數萬之衆。爲援否耶。糧道雖通。保無抄掠不匱乏耶。夫馳擊者。虜之所長也。守險者。我之所便也。弓矢利于馳擊。而火器利于守險。舍火器守險。而與之馳射。突擊于黃沙白草之間。得耶失耶。今塞下兵。卽塞下之人也。有先人墳墓廬舍之守。有妻孥眷屬骨肉之

愛有禾黍桑麻產業之戀。有牛馬牲畜養身之具。如敵私讐。宜有必奮。然且迫于兵刃。休于死生。往往退怯。以煩督責。今驅之于無人跡之地。限之以可立盡之食。要之以難必成之功。苦之以不卽罷之役。恐之以方張百戰之虜。而欲得人之死力也。其將能乎。議者欲整六萬之衆。爲三歲之期。春夏馬瘦爲虜弱。則我蒐於套。秋冬馬肥爲虜強。則我守於邊。三年三舉。虜必自困。夫天時物性。不甚相遠也。秋冬虜馬肥矣。我馬不亦肥乎。而乃止於守。春夏虜馬瘦矣。我馬不亦瘦乎。胡獨利于征。春夏馬瘦。虜弱不能爲寇。然坐以待我。何知其不能擾擊我也。秋冬馬肥。虜強能爲寇矣。則多方設謀。何知其不能報復我也。六萬之衆。非所以襲人。千里之途。非可以自逸。轉盼之間。情態立異。柰何欲歲一爲之。俟三舉復之也。兵家勝敗。本難預期。一舉失利。士馬傷耗。議論蜂起。將已之乎。將竭天下之力。排天下之議。俟其成乎。卽三年三舉。咸得志矣。虜敗而逃。我去復來。終不渡河。版築難舉。將何時已乎。蓋議者徒見近時搗巢之舉。恒獲首功。昔年大同五堡之城。虜不深競。以爲套地。易復而不知勢固有不同也。蓋搗巢因其近塞。乘其不備。勝則倏

忽而歸。敗亦支吾以退。舉足南向。壕塹城堡。可立至也。後援濟師。可立待也。復套則深入人境。後援不繼。勝固間關。敗虞陷沒。則事勢異也。往城諸邊。本我近土。又沿邊之地。虜不爲意。雖少有侵取。虜不恤也。套地則自火篩入寇以來。據以爲家。四時之間。不離住牧。一旦欲取而有之。彼肯晏然不爭乎。則事體異也。故曰殺虎易。奪虎子難。奪虎子易。奪虎穴而居難。今未能殺虎。而欲奪其子。處其穴。得乎。議者又言伺虜出套。拒河而守之。亟築垣墻。次移邊堡。不知吉囊控弦不下十餘萬。非不自支。何詎空套以出。沿河二千

餘里。築垣爲限。豈時日可完。移置邊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置兵以守。非千人不可。而遊徼瞭望。哨守不與焉。誠恐布置未定。而爭穴之虎已至矣。况我邊去河千里。一年之食。爲數億萬。沿邊所出。豈能自供。必將仰給內地。繇內地而輸之邊。遠者二千里。近不下千餘里。乃又自邊而輸之河。卽糧餉可克。飛輓難繼。此尤所當蚤慮。而殫思者也。事變之來。曷其有極。孰能逆覩。異時者。虜或自相攻擊。或若遭疾疫。套地之復。此其時乎。其在今斯。獨當謹我塞障。飾我戎備。和我行伍。固我元氣。以俟其隙。計之得者也。蓋慮事忠

篤如此會咸寧侯鸞訐銑賂宰臣掩敗冒功議復套
搖關中人心逮下獄相言落少師致仕閣學士嵩深
傾之言銑竝死西市其後虜犯京師退僉都御史
王忬即請於都城築外郭使附郊人得寧居廣置
村堡使野民得保聚無遺虜僉薊遼保定設總督以
拱衛京邑與涿州昌平密雲爲四重鎮各置兵萬人
人有急得相爲援奏可次第行如童而薊州設總督
已以副都御史督大同大同地極邊寒儉而獨於撫
臣饒則哀幕府諸羨入悉佐軍無所私而請大農金
錢十餘萬賑之已以侍郎督薊遼虜犯古北喜峯冷

口諸隘則部諸帥守馬蘭谷守石塘嶺守渤海守紫
荆倒馬關而自以精騎居中權督調之與宣大督臣
約諸地在宣大而險在內者移宣大兵爲內守地在
薊保而險在外者移薊保兵爲外守以便宣爲國
而好結朶顏諸屬夷甚恩令不爲虜使自是虜闌入
頗軋當是時尚書博爲本兵總督所糾治邊將輒覆
可邊將闕即問所當代爲誰遇闕輒補故志行

六學編四

更考言邊事甚具其畧曰嘉靖元年秋虜人花馬池
掠西安鳳翔三年七月大同軍叛多走出塞降虜四
年虜數侵掠陝西諸塞殺吏民六年虜再掠寧夏八
年十月吉囊僉答數掠榆林寧夏塞總制變出兵禦
之虜亦得利去十二月人大同塞掠井坪應朔九年
五月虜入漁陽遼西塞大人寧夏塞六月入宣府塞

十年三月入大同塞九月寇陝西遼東十月入大同塞四路殺掠出京營兵禦之虜去寢師十一年二月虜人榆林塞掠陝西內都是年虜道松潘漳腦寇四川西境十二年十月虜侵鎮遠關守將王効破虜斬首百四十大同軍復叛與虜通發兵討不克十三年閏三月遣大臣賑撫大同叛者北走虜幾千人七月吉囊人榆林塞掠安定會寧金縣八月始歸青沙峴出花馬池塞總督尚書唐龍上捷書言斬虜首四百五十勅給事中覈以功報陞賞有差巡按御史劾總兵劉文昇功掩罪宥不問十八年二月駕幸承天八月虜入宣府塞參將賈英見虜少出禦之亂行而前入虜伏虜殺我將士千人掠戰馬千疋益深入南十二月虜人宣府深井諸堡速總兵江桓下詔獄虜人榆林塞殺將宋隆十九年二月虜守臣上言河西一鎮逆賊盤據於西海番族往牧於南山回夷人貢往來交馳套虜乘機出沒搶掠中通一徑勢甚孤危乞濟師報聞三月虜入榆林塞破清平堡入米脂後掠人畜萬計核芻糧數萬長驅出又入宣府塞破北路馬營諸堡得我神鎗鏡炮千計芻粟牛羊萬計遇婦女輒殺不掠四月風霾下兵部議防邊

言官交章劾兵尚書張璜貪鄙誤國不聽七月虜入宣府塞大掠至蔚州總兵白爵遇虜於水泉兒大敗副總兵雲月遇虜於馬連堡又敗凡留宣府境內者幾兩月乃去撫臣守將竟論功陞職已越大同抵鴈門度寧武嵐靜交城諸內地人不謂虜能至無防預掠殺人畜萬計大同軍得虜掠我輜畜名買路錢巡撫史道總兵王陞幸無事若不聞聞亦不問虜益無忌顧山西撫臣陳講告急言八月六日達賊蹂井坪至朔州城七日分三路蹂井子窰青屹塔侵陽方邊接連狗兒澗水口等處殺官軍掠人畜文繇水口佛老觀灰泉梁温等處深入省城西南十日與嵐交城平虜與分州文水清源十數州縣封壤連接一望平原民皆村居曾無堡寨可為避禦且各賊未遭剽劫延任腹裏數日不出人心驚惶禍變莫測後報聲息尤為可駭我兵追逐不滿八千大同校兵雖至大約一千五百臣遣人督戰觀望不前兵勢至此後將可支詢問虜中歸正人皆言近年大同叛軍向順無明為賊首領生長中原習知易險又覘我軍脆弱非其所敵故敢於橫肆漸窺中土山西地連畿輔密邇京師又與河南諸省止隔一山若徒循常襲致不早

振舉必成大患，乞下廷臣集議，更新絃轍。兵部不以爲意，謾曰：虜且退，是月陝西總制尚書劉天和率精兵九千駐花馬池，虜數萬入安邊，定邊塞，大掠固原。天和爲虜隔，逾月奏不至，既而告捷，言斬虜首五百，卒張奴兒殺吉囊子，虜諸酋大哭遁去。加天和太子太保，叙一子錦衣正千戶，陞賞三鎮文武吏士九千餘人。張奴兒陞世指揮僉事，內閣以謀謨帷幄，夏言加少師，崔鑿少保，本兵以曲盡方畧，坐收全功。張璠加少保，叙一子錦衣副千戶。十二月，虜大入大同，塞二十年八月，吉囊先入大同，是月壬戌，提督代州三關副總兵丁曠出師至寧武關，東北十里，石湖嶺遇虜力戰死，虜遂入關，以樊繼祖總督宣大，備保軍務，與銀九十萬兩，又起崔鵬總督京城，南面山東、河南、軍務繼祖，虜至不出，縱其深入，山西遊擊將軍周宗禦虜太原北侯城村，力戰死，虜遂至省城，又越而南，殺掠人畜萬萬，吉囊纔出關，未至塞，俺答復入，又越太原而南，至石州，殺掠益甚。十一月，令侍郎張漢賧山西被虜郡縣，二十一年二月，言官交章劾繼祖，竟不與放歸田，陳諍史道爲民，宣府大同總兵王陞白，爵僅罷官，鵬召還京，是月虜掠蘭州，三月，遣臣言虜

且至，又以鵬總督宣大，備保及山東、河南軍務。五月，時宰惡鵬，直遂會鵬乞兵糧，內批罷鵬，革總制官，專責大同、宣府、山西、保定，龍大有、楚書、劉梟、劉隅、四巡撫。五月，右清紀郎周銑言：虜必再至，乞早防。謫廬州府知事。六月，虜又大入塞，時吉囊病死，其子板不孩居套中，小王子不及兒台吉，駐威寧海上，俺答經朔州，破鴈門，掠太原。京師戒嚴。七月，召鵬復爲兵部侍郎，僉都御史，督宣大，備保山東、河南軍。俺答青台吉，吼囉哈哈刺漢及叛人高懷智、李天章各擁萬衆，越太原，列營汾河，東西散掠，上黨、平陽下邑，時鵬未至，我師連營莫相攝，觀望不肯戰，賊益深入，營駐平遙，介休間，散入險山中，殺掠人畜，諸將竟不肯乘險邀擊，虜掠我牛羊衣襍男女，迺遷就大營，結陳且歸。偏帥張世忠等自侯城村起盟約，諸將躡虜力戰，諸將閉營不相援，賊見世忠軍壯，戰又力，集精騎三千，餘合圍世忠。世忠憤曰：諸將獨不念血盟耶！彼射傷累瘡，下馬四面步戰，賊亦窘，會矢火藥盡，世忠憤呼曰：我軍被圍，戰苦，諸將竟不相援，國憲天刑，寧汝追耶！復上馬，往來督短兵血戰，自己至酉，賊見我兵死傷衆，無援，久戰力竭，遂灑我營，世忠頭中二矢，墜馬。

死。張宣臣等痛世忠死，猶率旗軍，曾五等力戰，又並死。虜又分掠定襄、孟五臺，又自代州出繁峙，靈丘、廣昌，掠殺人畜萬計，從廣武站出關，安行出大同左衛及陽和塞而去，贈世忠右都督，與銀十斤。宣臣各四十兩，仍祠祀。二十二年八月，虜入榆林塞，又入其肅塞。二十三年春，調各鎮兵至大同防秋。是秋，虜入大同塞，總督尚書鵬舉之，虜退。時虜遣我叛人至京，師入兵仗局習佛郎機銃，獲誅之，遂散各鎮防秋兵。十月，虜破宣府塞，入紫荆關，鵬及薊州巡撫朱方械下詔，獄二十四年，虜大入榆林塞，總督尚書張珩、延綏巡撫張子立謫戍。二十五年，虜深入陝西。二十六年，虜大入塞，直抵居庸關。二十八年，虜入宣府，大同二十九年八月，俺答遂入漁陽塞，犯京城。先是，尹武選城，自是調邊兵入衛。京師無虛歲矣。先是，尹武選郎畊生塞垣，習塞事，作塞語，陳東莞建條邊議，而明興忠言嘉謀之臣，所籌講畧具。塞語凡十篇，其畧曰：嗟夫！繇國初至于今，虜勢之強弱萬不同矣。自受

懽既奔，愛猷耳竄。

成祖奮三駕之威，而魯台奉款。當是時，虜蓋脅肩屏息，而喘伏恐後也。為中國極盛，已東勝之守內遷，開平之餉道不繼，馬真啟釁，胡騎數臨，虜寢寢強焉。及英皇旋輪，諸將協謀，宣大之長城繕而脫脫之貢數入，虜貪漢財物，內犯亦希。此又一變也。乃邇年來，吉囊俺答虜我丁口，登我叛人，衆稱十萬，虜勢勃然興焉。方其始也，有乘孱馬持木瓦而陣者矣。伺隙則進兵，出則走，繼也。振響直前，不避兵陣，精騎約戰，餘衆剽掠，然而未攻堡也。故堡而免矣。又其繼也，分道直前。

視我衆蔑如。毀數百騎。以羈全營。紛千萬騎。以震零堡。然所破者。僅百之一二堡。稍嚴而免矣。今則盛兵入塞。自結長圍。所過鄉堡。無不殘破矣。漸知粒食漸知集衆。漸知貴鐵。又漸知用長。漸廣奸細。而用計謀。是又一大變也。夫過無不攻之堡。而舊堡大不數雉。高不數仞者。莫易也。攻無不破之鄉。而鄉敵臺不設。角臺不制也。虜知粒食矣。將無食馬之耗。而我馬日削。虜知用長矣。當有意外之防。而邊日困泄泄也。虜知貴鐵矣。知集衆矣。而我不求濟於短兵薄刃之外。策間好而離交。以至虜用騎而衆。我用步而寡。虜驅

我工我而逸。我絕彼通貢。而勞虜日擾山西真保。迫四關廂以搖我。而我勒燕然。擣賀蘭。一不置諸口也。其大者。彼務休養生息。而吾則徭役困敝。彼威殺專行。而吾則文法牽制。彼勝則利歸於下。敗則耻歸於上。吾敗則禍貽於下。勝則利歸於上也。於戲。其亦幸而虜志擄掠已也。幸而思上國貨。貴子女布帛也。不幸而有大志焉。則是豈可不爲之寒心哉。昔周人之爲謀也。伐太原。城朔方而已。後嗣忽之。其禍至於攻驪山而覆宗周。漢人之爲謀也。治秦中。實塞下而已。後嗣忽之。其禍至天子下殿。而魚羊食人。唐人之爲

謀也。斥磧比置都護而已。後嗣忽之。其禍至於掠都邑而焚宮闕。乃宋謀復燕雲。城靈武。卒輸幣割鎮而亡蔑矣。故太原朔方。周人之形勢也。秦中塞下。漢人之形勢也。磧比都護。唐人之形勢也。燕雲靈武。宋人之形勢也。此其體也。而都邑不同。緩急因異。審之以因勢制變。則豈非形勢之大用也哉。始謀之而強者勝。嗣忽之而弱者壞。必然之理也。我國家之都燕也。風氣之稟。士馬之強。不避周漢。然藩籬視關中爲稍孤。其視東漢宅雒已失全險。宋捐燕。無限胡之防。固爲遠過之矣。故今邊

京後最急。宣大次之。榆林寧

夏其肅又次之。故大寧存。則宣薊無阻隔。而遼東之右臂伸。東勝存。則山陝有交應。而其肅之左臂伸。今棄不顧。此往事之不可悔者矣。大寧不可悔。則京後重垣宜設也。宣遼不可合。則花當朶顏之交構宜防也。而成化弘治之間。但知火節之通貢。山海之征商。宣大之鑿築。而京後之防。一不措諸慮。抑又非往事之恨乎。今也虜犯太原。則增忻代澤潞之戍。而乘寧鴈之塞。虜犯洪蔚。則城宣府之塞。而弛東北之防。增忻代澤潞之戍。則度支急。弛東北之防。則畿輔搖。明者所燭在未。然况已著乎。故垣宣大是也。垣宣

大而并垣。京後其急也。以宣大為餌。而先垣。京後其急也。悉力宣大。然且置。京後於不講也。則輕重緩急之間。其失權多矣。曰。然則垣塞古乎。曰。古也。自文王始也。築朔方為軍壘。以扼敵。是也。果若今。垣塞矣乎。曰。非也。古扼要已也。古者井田。南東其畝。固險周於天下。故扼要以為塞。自阡陌開而溝澮蕩。然於是乎變扼要而長城。自始皇乎。曰。何必始皇。周衰冠帶之國七。而三國邊胡。秦趙燕之為塞。蓋已久矣。然則長城利乎。曰。自開闢而來。生民之大害三端。一。鞠忘其身以救之。皆歸之築防。禽獸也。洪水也。夷

狄也。三者之不害。則垣之力也。故城居避獸也。後以之而治水。築防捍水也。後以之而防胡。今禽獸洪水不害。而日與夷狄從事。若之何其廢垣也。始皇之城塞也。不失之畫而失之行。非其過為慮。而過為之督責也。誠停不悉之征。寬額外之賦。墾塞下之田。而無科輸塞下之粟。而無迫酌勢乘便期以再世。而要於永寧。漢文帝行之。是垣塞之善者也。城孰緩孰急。曰。都邑所近則急。田壤膏沃則急。秦漢急西北。故秦塞臨洮。漢築朔方。誘匈奴入也。自馬邑而上谷。北平。於時為緩。今神京在燕。大寧淪失。天壽與異域隣矣。

故臨洮朔方。覆於今爲緩。而京後最急。慮版築之
屢興也。則寬其他徭恐三衛之噴言也。則啗以微資。
土可築則築。石可斲則斲。磚甃繼施。灰罐必謹。自居
庸抵于山海。堡塞相望。而募民實其中。此所當舉天
下之力以從事。與遷都較勞費。而不以煩曠阻者也。
今不城塞。則塞下田。不塞下人有也。爲虜墾也。塞下
丁。不塞下人有也。爲虜息也。千騎長驅。耕具牛畜。舉
爲捕虜。朝取數人焉。殺而委諸壑。暮取數人焉。驅而
入之虜。輦輪遇掠矣。憲臣行部。遇殘矣。如此而猶曰
垣塞無益也。豈不過甚矣哉。然城塞非難也。乘之難。

乘塞非難也。久之難。始秦嘗乘長城矣。而謫戍徧天
下。天下不堪也。嘗乘城謫戍矣。而謫戍無更踐。天下
益不堪也。行者無憩息之所。負者無息肩之望。又居
者無免籍。而往者無還期。非秦人之所以懼而亂而
亡乎。故晁錯爲漢畫。尚募徙而尤謫戍。重入奴婢入
粟。而輕鬻爵贖罪者。知民情也。曰。秦之城與今異。其
戍亦與今異。晁錯之爲漢謀也難。今爲今謀也不難。
何也。昔秦旣一天下。天下黔首引領而覬休養。匈奴
遠塞無虔劉之迫也。乃勞師萬里。斥不毛之地。謫戍
以戍。轉餉以給。其結怨天下。一也。役丁百萬。垣塞數

千里地不計土石。年不計豐歉。期以一二歲盡羅絕。漢其結怨天下。二也。夫古之動大衆。命下而哭鑿。凶而行。軫未旋而君爲之不舉。明非其得已也。乃長城之役。與五嶺之戍。阿房驪山之役。一時而並作。其結怨天下。三也。今則不然。醜虜跳梁。曲在彼矣。邊民荼毒。患切深矣。國家自三駕而後。休養生息。且二百年矣。自天子以至庶吏。憂念之至矣。無得而非其上也。故今之城也。與秦異。夫漢徙民大族。實新秦三輔五陵矣。又徙而實邊。邊土苦惡。當徙者懼。其難一也。亭障未立。保聚實難。一旦置之荒墟。而責之捍禦。其

難二也。塞田未墾。倉廩未實。徙口盛而轉運益增。始憂坐食。繼憂凶年。其難三也。富人鬻爵。不屑身往。所入奴婢。及罪人當贖者。必相繼逃亡。其難四也。今時則不然。塞下近京師。於郡國無異。塞垣旣成。緩急有備。塞下殷富。號稱樂土。人多而苦無田。有募輒集。不必冬夏衣與廩食也。不必拜爵高之。增至卿也。國初鹽利稍寬。遠方商賈。嘗揭家而耕塞田矣。况募塞下人耕塞下地乎。故曰。錯爲漢謀難。爲今謀不難也。嘗爲之畫曰。塞城矣。其地卑而圯。不便而受敵者。宜更也。旣更而無堡。宜增也。成城如引繩。急之而不

斷列堡如布棋。錯之而不雜。堡去城近者二三里。遠者不三十里。堡爲廬舍。備器用。鑿井。增竈。具畚列櫪。俾人有所棲。馬有所秣。使至者如歸。寓者如家。每堡五六百人。人受一廛。統之以一將。將爲一廨。步卒勤瞭望。晝夜番休。馬卒迺邏。徼彼此左驗。無事則番上者倚戈。而番下者休。邏徼者迺哨。而堡居者習技擊也。有警則番上者爲燧。邏者登堡。居者繼登。番下者又登。則役不疲而事可久也。行之一年。民便之。來歲徵集。則令于軍曰。乘塞而欲携室者。聽增給室養。比歸。復令于軍曰。室至而欲留者。聽增給溫絮。移額廩。

旣留而復令于軍曰。願恒居而授田者。聽且給牛種。夫人情所不能絕者。嗜慾。所甚趨者。利也。歲月乘塞。不數旬而處室。有不願携室者乎。歸不數旬而往。有不願留者乎。旣增室養。又給冬絮。移額廩。已又有田爲之產。有不願恒居者乎。夫秦工役與謫戍並行。而致覺。吾工役息。而戍以其情行之。異于秦可知也。錯爲漢謀。募郡國之人。吾卽募塞下。遠不出百里。易於錯可知也。故曰。審其異。知其非難。則塞可城。而乘塞可久也。昔鼂錯畫禦戎之策。終之卒服習矣。夫金鼓以一其耳。旗幟以一其目。賞罰以一其心。三者繇黃

帝而來未之有改也。今之所謂練習者，吾知之。寅而集辰而罷，金鼓填然也。旗幟翩然也。右此而左，彼賞罰錯然也。金鼓以令之，南進而北退，施之于東西，則否旗幟以令之，東坐而西作，施之于南北，則否。故教閱之金鼓，金鼓也。卒然有警而金鼓之耳，有不聞者矣。教閱之旗幟，旗幟也。卒然有警而旗幟之目，有不見者矣。曾是以爲練習乎？舉一將而叩之曰：子持戟之士，某也勇，某也懦，不知也。設弩之士，某也習，某也未習，不知也。舉一將而私之曰：子部曲有善刺上意，巧剝下財，則無不知者。是教兵法耶？始下令曰：某守

某失入虜者，以軍法繼下令曰：某邀某，失出虜者，以軍法事已矣。失入失出矣，則將舉而委之上曰：有太監也太監以告之。朝曰：請逮治也。朝以下諸理曰：言律文也。于是某奪祿，某贖金，與始下繼下者左矣。吁！令不足信也如此。是教將較法耶？故嘗爲之畫曰：將授之兵，則練習之政宜一委之將，期使之耳目心志一而已矣。金鼓坐作進退一而已矣。賞罰一而已矣。不必日暴之日中而饑疲之也。將一日與執火罷者數十人，適諸野而試之。善者賞，拙者厲，度不可教也者而更之。暮而歸，旬日而火器者遍矣。一日與

司弓弩者數十人。適諸野而試之。善者賞。拙者厲。度不可教也者而更之。暮而歸。旬日而弓弩者遍矣。又旬日而與勇力者。若諸技擊者。適野試亦如之。技擊者若諸勇力者。又遍矣。繇是某也良。某也藝。某也遲。巧。某也拙。疾。與其器之良。稍良。將無不心具之。問其一。則舉其十。責之用。則呼其名。夫是之謂練習。兵以是爲式。是謂教兵。將以是爲殿。最是謂教將。始下令。必慮其可繼。繼下令。必慮其可終。終稽功罪。必詢其所始。是謂教兵。教將較之法也。陳治安議。議邊亦十條。脩戰車以當虜騎一。設強弩以輔戰車二。省騎兵

以紆軍民三重。勸實以墾屯田四。因屯田以制邊縣五行。經界以寓地。網六。繁林木以資扼伏七。募驍勇以習斫營八。明賞罰以振國威九。重委任以責成功十也。其畧曰。夫兵戰用車。其來尚矣。漢衛青出塞擊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爲營。晉馬隆擊鮮卑。造偏廂車。作木屋其上。轉戰千里。唐馬燧鎮河東。以狻猊冒戰車。行以載兵。止則爲陣。遇險以退。奔衝用破田悅。皆車之效也。自周官有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而魏之武卒。以操十二石之弩爲中律。晁錯亦以勁弩長戟爲中國之長技。至歷代以勁弩用兵制勝者尤不彙。蓋

射堅及遠。爭險守隘。怒聲勁勢。遇衝而制。突固非弩不克也。胡莊肅松言。沿邊故有戰車。重大難推移。近潞安制車。上可安弓弩。神鎗佛郎機。諸械下可載糗糧衣物。卽遇險阻。又可兩人界以行。寧夏車。面設一牌以衛人。箱橫兩鎗。左右附兩鏡。俱孔達牌面。下拴二木。止則爲車前脚。行則以鐵鈎約之。其牌亦有消息。可偃豎。車近身爲繩袋裝什物。入夜下營。則環列如城壘。人馬不得近。列陣則爲如意車。外以旗旄垂之。氈幕軟牌爲蔽。其砲弩車。當陣門。置床子砲其中。兩軍相近。則發相迫。則刀斧手突出。相搏。則出騎兵分嚮掩擊之。勝則拔營追襲。少却則入營稍憩。蓋於進退戰守爲俱利。而又省芻秣。載糧餉爲益也。以臣所見。揆臣所聞。計莫若多造戰車。廣置火器。強弩矣。夫虜善馳突。常以驍騎蹂我軍。我軍不能支而蹙。惟車能捍禦。而陣不爲之動。又多制強弩火器。以輔之。此我兵長技。今日所宜先者也。昔秦自孝公以亟耕力戰。并天下。乃其後。以天下之大。盡太倉之積。輸西河。而皇皇以爲憂。此其故何也。始秦之地利盡。而後之地利不盡也。始秦兵自食其力。而後之兵仰給於官也。漢鼂錯趙克國之畫。可覆矣。唐李泌陳屯田。

關中之策。而士多應募願耕。韓重華營田代北。而歲省度支二千萬。夫泌重華所營。今大同宣府陝諸邊地也。趙克國所屯。今其肅地也。語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則今之爲邊者。莫營屯若矣。然差官督勸而田不加益者。急起科害之也。夫歲收不常。而租有定額。則開墾者病。而人憚於耕。誠遵永樂正統間著令。諸沿邊空閒之處。許土客官民軍舍儘力開種。永不起科。而又申古孝弟力田之令。耕田多者。立賞格以勞之。則人勸於耕。就耕者衆。而邊土皆田。於是就其大屯。耕至萬家者。而制之縣。則大縣矣。合數縣爲郡。則

大郡矣。然後擇良守令而勤撫綏之。什伍其民。使習兵戰。以備捍禦。諸上供歲賦。一切蠲免。則藩籬成。而邊圉永固。宋滕甫馬端臨所謂家使爲兵。人使知兵。勝兵數萬。可指顧而集。此其道也。

議出丘文莊潛况胡端敏世寧

今京師北莫。經費仰於東南。雖使力耕常稔。而東南旱溼澗瀾之餘。與船運之費。每石必倍。求一年之餘。於三年之內。寧可復冀。再歲失收。憂必及之。故冗食莫汰。廢田莫耕。而區區於漕挽東南。以爲國計。未形之變。不可勝諱也。

議出陸侍即深

草木子曰井田之法非

獨爲均田制祿設也。所以因地設險。而陰寓守國之

意也。中原平行而溝洫阡陌連絡乎其間。令車不得方軌。騎不得騁足。是謂伏至險於大順。宋吳璘守天水於平土。縱橫鑿渠闊八尺深丈餘。連綿不絕如網。曰地網。而金騎兵不得肆。今倣其意。因屯田以定其經界。繁林木以制其馳突。令田者里共濬一溝。畧如古制。分畫其溝塗之界。而取其土。宐之木如棗柿之屬。雜植之。沿邊則樹之榆柳。以息爭端。以備旱潦。以阻敵騎。大之我兵禦虜。得依爲陣。以控扼。而小可得薪果之饒也。夫邊塞之內。而有數十里之叢林。叢林之內。而有數百里屯田之溝洫。斥堠在叢林之外。兵車伏叢林之中。前險後枕。莫非阨塞。敵雖強。何施。將田者安耨。而田疇益闢。戰者不劬。而士氣益奮。故絜勞費。則省於城。城而功倍之。語形勢。則壯於十萬師。而險加之。患玩愒。弗爲耳。乃渾蔚諸州。林木故茂密者。以薪芻營繕之故。或斧而爲薪。嗚呼。其亦不思也哉。昔人之言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爲理。信哉斯言。而制兵爲尤嚴。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罰于社。予則孥戮女。蓋其嚴也。先朝敗軍法重。故邊臣知畏。而地方少事。今失機而舊將晏然不罪。擁旌旄自若也。先朝軍機法重。故邊臣不敢爲欺。

欺蔽者死。今任情規避。掩敗冒功。自若也。本陣亡也。日回營身故。本敗失也。日走死官馬。死者含冤而不蒙。恩生者憤懣而無從訴。甚且有殺掠數萬。陷沒連城。而不以聞者矣。先朝嚴勦殺之令。嚴逗遛避敵之誅。近年虜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邊將息鼓偃旗。或東或西。一不敢當虜。而隨尾其後。俟其志欲克滿。整暇而歸。則舉所畧老羸孱弱。不能行者。乃視爲棄核。而啗我。我則因之以爲利。掩之以爲功。張皇獻俘。上之。闕下。不知其所得者。率吾之編氓。與其老耄嬰孺也。豈不重傷天地之和。而遺醜虜之笑哉。

夫兵先制。制定而後。士衆不亂。而後刑賞明。刑賞明而後。衆志可齊一也。兵志曰。卒畏將而不畏敵。國家自設有邊關而來。語兵甲士馬之盛。必曰大同大同。自頃鎮巡失於撫馭。致其背逆。而前後所遣清功勩罪諸臣。觀望姑息。所措置又未能大服其心。前此撫臣傳令下操。雖不能必其如期。然猶未嘗不操。驅之出戰。雖不能必其致死。然猶未嘗不戰。邇來教塲鞠爲蓬蒿。金鼓幾於絕響。每邊警交。馳烽火四照。將或躬先出城。悍夫驕卒。方擁抱其愛子童孫。熟寐以寢。稍稍繩縛。則羣起而呼。脫巾而詬。出胡莊肅

奏則是朝廷賞罰不能嚴之於將帥。將帥號令不能議行之於士卒。禁網嚴密於巖廊之上。而法紀濶畧於邊境之間。豈不可爲之痛哭也哉。然此自其賞罰非法者言之也。法賞以首級論功。將以亡失士伍爲罪。承沿而莫之改。夫兩軍相薄。當格鬪時。手眼瞬息。不得差池。初何暇取級哉。取級則不能復戰。而爲敵所乘也。必矣。故取級者。非必殺賊。殺賊者。固未有暇於取級者也。又徃徃以爭級。躁踐爲敵敗。而所取者。級又獨爲勢要資。且所取者。非殺已降。則殺良民。不然。則得被虜。逃回而名殺之也。夫斬真賊甚難。而賊良

民甚易。故今真功不一二。而冒功恒八九。官見其獲功。輒喜。而何暇復辨其真與僞也。律殺一家三人者。凌遲處死。極罪也。今妄殺三功。卽得官。世襲。極賞也。以極賞而加之。極罪之人。於命討胥失之矣。此邊人之大恨。戰之大患也。大戰不正。勝期於致死。其常也。能戰足多矣。况兩軍對壘。殺傷相當。足自暴白乎。今我軍被殺。則指名可驗。彼之人不能取級。則不得論功。覆以其罪。罪之戰。而卒五人死者。將謫戍。虜入境。殺十名以上。不報者。止降級。此趣之退。自保。而延寇入也。故今邊將以退縮保守爲得策。墩堡殘破。人畜

屠掠惟上下相隱以避文。謂宜更賞罰之格。嚴隱匿之罪。兩軍交鋒。而殺傷相抵。卽無級不坐。而特深擁衆退縮。縱賊不擊之誅。其戰勝論功。止憑督撫查審衆證。孰爲設策。孰爲選鋒。孰爲陣亡。卽與給賞。其次設策。首鋒擊斬數人而上。勇力出衆者保陞。而隱匿冒功賞者。卽重臣不貸。庶賞罰當而人心思奮。武官之濫冗亦從可革矣。議出胡莊肅松然其本在重人。今諸邊巡撫提數十萬師。專生殺於境上。至重矣。謂宜慎選忠勇謀畧爲天下共推者以克可也。而其所擢用柄臣親昵者。避之勿推矣。登崇日久者。重之勿推矣。

每遇員缺。或取諸疎遠。或取諸廢閒。而推之。其說以爲彼在廢閒。疎遠。而吾舉是以投之。彼無所歸。怨而在廢閒。疎遠者。亦喜高官大任之已及也。將命而往。苟幸於無事。比至鎮。則動從中制。賞罰不能自決。繕脩不能自制。芻糧不能自給。而攻守不能自調也。倏然欲行。忽然報罷。倏勒之戰。又忽責之退也。甚乃擿決小疵。以轉相繩責。夫請糧請兵。本爲誰計。徬皇求哀。延頸企踵。而內之應之者。晏然不我屑以也。故爲督府者。認認然結疑慮之懷。而操憚事之念。獨日夜陪尅。日夜鑽刺。圖所以移徙遷陟。而莫遑其他。彼

其視地方。魯蕞廬火宅之弗若。而何暇展四體。竭心力。勞來安集。爲國家計無窮之畫耶。無怪乎紀綱日壞。邊防日隳。驕伍日橫。夷狄日肆。而後來者愈難乎其自處也。請自今巡撫缺。自科道部屬而上。外及於藩臬鎮守。惟其才。毋格以資。毋以貴近。而不敢推。毋以疏遠。而不得推。如宋推范仲淹。主西。富弼。主北。極一時之選。如是而假以便宦。豐其祿入。使得以募死士。養家丁。而久其秩。任非任。十年不得遷。而加秩賜金。以厚慰其意。而戒言官毋妄糾論。以壞其成。此重督府之道也。今諸邊總兵。握數十萬師。爲國家

扞衛。於公侯伯都指揮等官內推舉以克。又至重任矣。而差文武大臣一員閱實之。又差御史二員巡視之。然閱實巡視而止。猶可言也。後設巡撫矣。又設贊理軍務矣。已又設總督都御史矣。而查勘功罪。又屬之巡按。而巡按又有隨營紀功監軍之文。於是爲總兵者。上自總督巡視。逮於御史兵備監軍。無不得而控制之也。賊至調度。巡撫檄之東。巡按檄之西矣。或機當戰。檄之守。機當守。檄之戰矣。機當預布堵截於前。檄之合力追勦于後矣。報上兵部。兵部題請兵科亦題請。或兵已東而調之西。或兵旣西而調之

東世久承平。右縉紳而左介胄。徒以其文墨議論。求多於封疆之臣。其在外藩。非旬月不達。卽有失利。庶幾桑榆。諸邊密邇。京師旦發夕至。一有風聞。廷議

洶洶。旣從而撥置之。又從而詬病之。卽有衛霍。何以自堅。卽孟明俘囚。李牧入保。又何以自免。此將官所繇解體也。夫督撫職掌。不過調度。原無提兵殺賊之文也。巡按職掌。不過監軍紀功。原無調遣之文也。兵部雖得調遣。實爲懸度。緩不及事也。兵機倏忽。一刻萬變。乃欲以遙度之智。中制之權。紛亂其聽聞。而誰與任之。古者軍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請自今總兵缺。

於指揮而上。及叅將。慎選之。惟其才。毋格以資。重其事。權。假以禮貌。久其責任。督其練兵。兵部總督。臨時調遣之。責其戰。不責其守。巡按不許調遣。專之。勘事紀功。勘事紀功。必親。不許轉委。兵備及府縣官。如此則兵旣厚集。事權又專。爲總兵者。必當以地方事爲已事。以軍士命爲已命。以戰爲歸。以死爲生。以破虜爲事。其有當敵不戰。則必以逗遛觀望之罪罪之。此重總兵之道也。今議邊者。孰不曰。練邊軍而當事者。輒稱無兵可練。臣愚以爲非無兵也。兵不得所。以分合之勢。散而不聚也。兵家之勝。不可先傳。計利以聽。

乃爲之勢以佐其外。散而不集。則力自屈。法息之矣。國家備邊。東起遼陽。西至甘肅。十鎮官兵。不減百萬。今卽虛耗。尚六十餘萬。若聚此六十萬衆訓練之。三年五年。寧當憂虜哉。而此六十餘萬者。散在九邊。以一鎮言。止五六萬有奇。則此六十萬衆。十分之矣。一鎮之中。關營城塞。不下三百餘處。總副叅遊提調官。不下百員。各從分之。而一應防守坐墩哨報俱在是。則此五六萬衆。又零分之矣。甄分而不聚。則雖以六十萬衆全付一鎮。暴師費財無所用之。况素所不教之人。分數不明。先後不相及。衆寡不相待。貴賤不相收。

雖有兵與無兵同。故海防之弊。莫敝於擺海邊防之壞。莫壞於擺邊。何也。散而不聚也。且該鎮之兵。其強壯者。必先儘總督爲之奉。次巡撫。次兵備。次總兵。又次參遊。是督撫哨下之兵。必精壯。而不過擁以自守也。其參遊衝鋒殺賊之兵。則三選之餘。斯非以我下騎當敵上騎乎。臣以爲每一鎮。宜合一鎮所轄之兵。量留百名爲督府衛。餘皆聚於一處。擇一總兵官。久任而聚教之。分擇裨將。教以車戰步戰騎戰。更番練習。三年乃議戰。戰則以車拒敵。以步應敵。敵少卻。則以騎卒馳之。其哨守探報。皆於營中輪番差遣。務使

上有必勝之將。下有無敵之兵。比三五年。於是連十鎮之兵。爲搗巢之計。令其大創。不敢側目而南視。斯練邊軍之道也。其次莫如練土著。練土著。則必捐燕代一方以與之。今永平全被虜患矣。順天亦半被之矣。設賊繇居庸出薊州。則永平孤。失永平。則都城斷臂矣。屯昌平。則都城扼背矣。臣愚以爲不如令永平一府之糧稅差徭。盡輸之府。擇一武畧忠力之臣。任將帥者。守其郡。揀其精壯。依民壯法。編隊伍而練教之。又申保甲之法於農隙。擇有力者爲保長。令各備器械。具糗糧。團練於其鄉。一有警。則練兵爲先鋒。而

保甲爲聲援。虜至擊之。不使得利。將一府之民。以防虜。防其家盜。以殺賊。殺其私讐。未有不濟者也。在

朝廷以一府之糧差。養一府之兵卒。以捍四方。宜無不可者。行之永平而效。則山西之蔚石。沿邊之州縣。俱以此法行之。則家自爲戰。人自爲守之道也。臣聞虜初入時。雖邊兵精銳。不能當。及分投搶虜。則鄉人得而捕之。若行令鄉人。能捕一賊者。賞百金。或照軍功受職。則鄉人有不以殺賊爲利者乎。徵兵滿萬。不

如召募數千。誠確言也。

出吳給事時來奏議

邊議雖詳。要之以

廟勝爲本。

國初雲南最險遠。最後服。諸平定。自黔寧

王因總兵填其中。貴州有鎮守總兵而定。成化初。四
川貴州山都掌蠻叛。督軍討平。自程尚書信徙瀾州
衛。置太平長官司。分其地隸永寧。芒部而定。貴州黑
苗叛。將軍討平。自都御史鄧廷瓚設都勻府。獨山林
哈州清平縣而定。荆襄有流民之變。綏定安輯。自右
副都御史原傑設鄖陽府。設諸縣。設行臺。撫治之。而
安。語具土田志中。而廣西大藤峽蠻。數出爲寇。災雷
廉高韶肇咸被其患。遣都督同知輔。總兵僉都御史
雍。贊理軍討之。衆議賊在廣東者宜逐。在廣西者宜
困。請分江西軍。從游擊將軍自庾嶺入廣東捕逐。而

大師從湖廣入廣西困之。雍曰不然。兵散而爲奇。聚
而爲正。今兩廣無完郡。而大藤峽則其本根也。今釋
本根不悉而趨其末。與剽虜團走。謬矣。今惟當全師
鼓行抵桂林。南可援高雷廉。東可應南韶。西可定柳
慶。北可斷陽峒諸路。使勢如常山之蛇。動無不應。豈
必逐哉。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故貴拙速。又焉事
困。於是督諸道兵。徑進至全州。遣偏師平陽峒。而賊
走桂林。攻脩仁荔浦二洞。破之。而賊并力大藤大藤
峽險甚。且中多積粟。或難其攻。請困之。雍曰。峽周迴
且千里。而欲以數萬人圍之。不足適老師而匱財。今

脩蒞已平。賊膽墮矣。此破竹之勢也。於是親擐甲督戰。四面攻。士負貫上。盡破其山南諸大寨。就賊巢營焉。而前所遣奇兵從間道驟蹙之。竟蕩其巢。磨峻厓曰九層樓者。紀歲月而還。易峽名曰斷藤。以紀功。其後按察副使陶魯平後山。置從化縣。平陽江。置恩平縣。平新寧。白水。置新寧縣。他平潯。梧府。江田。州。皆躬親擒撫。保障兩廣者四十年。魯行兵。兵不得前。知或先半年調兵食。或先數月運軍械。多疑兵。多列寨屯。守賊備嚴。若遠遁。即寢兵。盜稍懈弛。備或遁久不得還。或出剽歸。即數路並進。亟掩之。往往不戰而殲。每兵行。署檄封付裨將。日某日某時發。及發。乃知進兵。及兵所期地。既至。則數路師已畢會。故魯所征盜。盜無能自脫者。而兩廣大安。民稱爲三廣公云。弘治中。贛盜作。

巡撫都御史林俊言。臣聞地有遠近。故治有詳畧。以

天下言中國近而外夷遠。故治詳中國而畧外夷。以一方言內地近而邊境遠。故治詳內地而畧邊域。蓋詳可以制畧。而畧不可以制詳。則體勢然也。江西原無專設巡撫。後因南贛二府與湖廣福建廣東三界連。流賊四剽。出沒莫制。設都御史開府以鎮之。職專疆場。非若巡撫之爲職。諸吏奸民隱。錢穀刑名農桑學較。皆其詳治之也。前此江西賦役。韓雍閔珪均有可觀。則巡撫之效也。後此贛州支分。金澤可觀。則提督之功也。其後改江西巡撫。仍督南贛。立見疎脫。此

畧不可制。詳之明驗也。三省流賊出掠無時。而撫臣開府南昌。相距千百餘里。聲息往反。動經半月。臆度懸處。豈能盡中。况欲旁州僻邑。歲時週歷。宣上恩。懲官邪。親問民所疾苦。不已難乎。臣觀湖廣鄖陽。控河陝。諸胡與湖廣巡撫。不害並置。伏乞南贛都御史。專令提督廣南。雄江西。贛南安。福建汀漳。諸軍務。與江西巡撫並設。便奏可。而汀漳諸溪峒盜熾然起。不可制。都御史文森稱疾避不前。兵尚書瓊劾罷之。薦太僕王守仁。以僉都御史往蒞鎮。時虔鎮西有桶岡。橫水諸巢。連湖廣桂陽。南有剏頭諸巢。連廣東樂昌龍川。與漳南諸逋寇。並阻險為民患。大者至僭王號。肆攻剽。不忌當事者。不勝忿多調。狼逋軍以勦之。不能難。則主招又不效。於是三省夾攻之議。守仁未至。鎮即疏言盜賊之日滋。繇招撫之太濫。招撫之太濫。繇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繇賞罰之不行。律領軍官承調失期。若告報違限。因而失機者。斬。軍臨敵境。託故違期不至者。斬。官軍臨陳先退。及圍困敵城而逃者。斬。此罰典也。及原擬直隸山東江西等處。征勦流賊。陞賞諸格。各有差。夫賞罰之科。條具備。人豈競勸。而卒未有益者。以罰典止行於叅提之後。而不行

勸。而卒未有益者。以罰典止行於叅提之後。而不行

陸安下編
於對敵之時。賞格止行於大軍之征勦。而不行於尋常之用兵也。今南贛之禍亟矣。脫朝廷假以賞罰之權。俾無掣肘。許以便宜。相機輒發。一寨可攻。則攻一寨。一巢可搗。則搗一巢。量罪惡之淺深。爲撫勦之先後。則供饋征調之費頓省。而羣盜日翦。月削。期於盪平。如昔人拔齒之喻。日漸動搖。齒拔而兒不覺者也。如必南調狼達土兵。大舉夾攻。以快一朝之忿。計賊二萬。須兵十萬。日費千金。殆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積粟料財。數月而後舉事。刻期動衆。又數月而後交兵。聲迹彰聞。黠賊深遁。鋒刃所加。不過脅從之老弱而已。且狼兵所過。不減於盜。班師未幾。而山林之嘯聚。因之。則何益哉。况近年江西有姚源之役。福建有汀漳之寇。府江之師。方集於南廣。偏橋之討。未息於湖湘。加以大師。何以堪命。此則力拔一齒。而兒隨以斃者也。繇前之說。如臣昧劣。實懼弗堪。必擇能者付之。而後可。繇後之說。大舉夾攻。庶幾可以分咎而薄責。然臣不敢以身謀而妨國計也。惟陛下下詳擇。詔改提督。給旗牌。便宜行。守仁旣至。師漳寇方亟。而師却。將吏請俟秋。乃舉。守仁曰。往福建諸軍。頗輯睦。有立功贖罪之心。利在速戰。若當事者乘

從之老弱而已。且狼兵所過。不減於盜。班師未幾。而山林之嘯聚。因之。則何益哉。况近年江西有姚源之役。福建有汀漳之寇。府江之師。方集於南廣。偏橋之討。未息於湖湘。加以大師。何以堪命。此則力拔一齒。而兒隨以斃者也。繇前之說。如臣昧劣。實懼弗堪。必擇能者付之。而後可。繇後之說。大舉夾攻。庶幾可以分咎而薄責。然臣不敢以身謀而妨國計也。惟陛下下詳擇。詔改提督。給旗牌。便宜行。守仁旣至。師漳寇方亟。而師却。將吏請俟秋。乃舉。守仁曰。往福建諸軍。頗輯睦。有立功贖罪之心。利在速戰。若當事者乘

其銳以掩賊不備。亦何詎不克乎。今曠日又矣。賊聯黨設械以備我。而我猶執乘機之說。張主於外以堅賊。是徒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盜之未可擊也。廣東諸兵。意在倚狼達以分責。利於持久。而賊亦方候士兵之集。卜戰期。若因形之以緩起。而從之。可奮怯爲勇。變弱爲強。而吾猶執持重之說。以坐失事會。是徒知吾卒之未可擊。而不知盜之可擊也。善用兵者。因敵措勝。而應形於無窮。於是宣言犒衆。班師。需大舉。而親帥諸道銳卒。伺其懈。急擊之。破巢者十餘。斬首從七千有奇。奏設平和縣。移枋頭巡簡司以填之。而

定會湖廣請夾攻桶岡。守仁曰。桶岡諸巢在湖廣爲咽喉。而橫水左溪其腹心。橫水左溪在江西爲腹心。而桶岡其羽翼也。今不去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從事於夾攻。進軍於兩寇之間。將腹背受敵。非完計也。今湖廣師期尚遠。而橫水左溪見我兵未集。且以爲必先桶岡。必觀望未爲備。可擊也。橫水左溪破。移兵而臨桶岡。易矣。乃分部將吏。一自南康入趨橫水。一自上猶入趨左溪。而自帥將吏逼橫水。而軍時橫水不擬師猝至。則大駭。而大帥至。開塹設堠。示若將久屯守者。夜分使輕銳弁絕嘯草茅卧幟。伏而待。厥明

師至險。賊前鬪。則舉旗焚燎。大呼譟以震之。賊愕不能軍。遂破橫水。會大霧雨。則休兵。命間前覘盜所往。得之。分奇兵。冒霧雨急擊。破巢者五十。擒斬五千有奇。吏請乘勝攻桶岡。守仁曰。桶岡天險。四塞而中堅。非數月不下。所從入。皆棧絕壑。緣懸崖而上。惟上猶道差易。然乃迂。又湖兵所從入也。今橫水左溪。賊已奔入洞。與同難。是其守必力。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宜移屯休兵。播諭告以乖之。乃使其黨往說使疾下。且約使人於鎖匙龍入受降。賊方急。見招諭。則大喜。集議。而橫水左溪奔者盜。持不可。方猶豫。則我師已

入鎖匙龍。趣出降矣。於是諸道軍。冒雨畢競登。破巢者三十。俘斬四千有奇。而湖師始至。則奏請設崇議縣。及茶寮隘上。堡鉛廠長龍三巡簡司填之。池仲容者。溯頭劇盜也。僭號張官。為渠首。夾勦不下者屢矣。當事者恐以狼達。則謾曰。狼兵來。須半年。我避不過一日。以為夾勦軍來不速。至不留。留不久。易與也。方攻橫水時。守仁恐溯賊乘虛出為擾。乃播諭禍福利害。以沮離其黨。降者推誠撫慰。而仲容遣其弟來陽。受招桶岡破。乃益懼。詐稱龍川新民。欲相圖。嚴為防守。仁陽信納。竟致之。名宴犒。內伏甲殲焉。而是夜親

率師走三泐破巢者三十擒斬三千餘。迹捕之九連山。無逋誅者。奏設和平縣其中而定。是役也。鎮守太監畢真與近倖計請監軍兵尚書瓊曰。兵忌遙制。令南贛用兵而需謀於省城。事去矣。惟省城有急聽南贛策應。便得無遣。於是事底績而寧藩用平。本瓊省城聽策應畫也。可謂廟勝矣。先是成化初刑主事汪俊言。臣生長廣西。熟譜土俗。大都境內徭獍多而居民少。非其種世相統攝。終莫之能服也。洪武間設立田州泗城等府州。用土官世守。遇警聽調。使懷德畏威。其他種以流官兼管者。類反側多故。今宜委附近

土官管束。或別立司府。推種人衆信者。授世襲長官。從其俗靖之。便後時酌行。嘉靖初田州岑猛以數調有功。頗縱暴。兩廣總督姚鏌計殺之。因請設流官治田州。而州人大譴。其部酋盧蘇王受乃通交趾。擾滇南。念欲復岑氏而亂。鏌劾致仕。於是起新建伯守仁行視師。守仁具疏言。臣惟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以致此者。則當事諸臣亦宜分受其責也。蓋兩廣軍門專爲諸徭賊流剽而設。權專且重。誠日振其威猷於諸蠻乎。何有。乃政日壞而將圯。士頓也。一旦有警。則必倚調土達狼兵。若猛之屬者而後行。故此

輦得以憑怙兵力。而日以桀驁。及事之平。則又功歸于上。而彼無與焉。於是怨憤日積。徵發愆期。比其久也。卽調發有不時至者矣。劫之以勢。而威益褻。籠之以詐。而術愈窮。繇是諭之益梗。撫之益疑。凌遲至于今日。則名以叛逆。征之而已矣。且猛父子旣已戮死。亦足暴揚。乃猶窮迫必死之寇。動搖窮苦之民。其可憂危。何啻十百於今日。故臣竊以爲當事者之計過也。且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聽官府之調遣。今旣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以防土人之反覆。卽此一事。利害較然。况思息自設流官。

八九年。反者數起。朝廷曾不得其分寸之益。而反爲之憂勞。爲之征發。浚良民之膏血。以塗之。亦已惑矣。臣觀田州切鄰交趾。徃徃盤據。動以千百。竊伏熟計。必存土官。藉其兵力。爲中土之屏蔽。非必盡勦其人。改土設流。以自撤其藩籬也。奏上。兵尚書王時中持不可。

上曰。兵難遙度。守仁必自有見。聽便宜行。於是守仁令撤調集防守之兵數萬。惟湖兵數千。阻道遠。獨留蘇受等以兵久固。困又素懼。新建伯威畧。可更生。於是諭以。上威德。聽免死。而蘇受率衆自縛。詣師降。守

仁曰。朝廷旣赦爾等之死。義豈復失信。但爾等擁
衆負固。雖蠢然畏死。而上煩九重之慮。下疲三省
之民。不示罰。何懲。於是下蘇受于轅門榜之百。日。今
宥爾一死者。朝廷好生之大德。我等必杖爾示罰
者。人臣執法之大義也。於是乃解縛。而二酋稽顙聽
命。乃具疏窮兵十害。招撫十善。及當事欲勦者之情。
二幸四毀以上。疏畧言。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
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曰惟亂民。今天下郡邑有
大小繁簡。中土邊方。有流土官職之不同者。蓋亦因
氣稟物類之不齊。順其情。不違其俗。循其故。不易其
宜。要在各得其所而已。臣以迂庸。繆當兵事。陛下

假以便宜。聽之招撫。賊平之後。又諭令議設流土官
孰便。是陛下之心。惟在於安民息亂。初未嘗有所
意必也。今議者以爲流官之設。中土之制也。已設而
復去之。則嫌於失中土之制。土官之設。蠻夷之俗也。
已去而復設之。則嫌於從蠻夷之俗。此皆拘攣之見。
苟避形迹。毀譽安能仰窺陛下如天之仁。平平蕩
蕩。惟以亂民爲心乎。臣承制會鎮巡等官。議設土
官。以順其情。分土目。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蓋
蠻夷之性。譬諸禽獸麋鹿。必欲制之郡縣。而繩以漢

法。是羣鹿麋於堂室。而欲其馴擾帖服。終必觸罅俎。翻几席狂跳而駭躑矣。故必放之。閒曠之區。以順適其性。今仍土官之舊者。順之也。然一惟土官。而不思散其黨與。制其猖獗。是縱麋鹿于田野。而無墻墉之限。終必奔竄而無以維繫之。今分立土日者。限之也。積豕童犒之道也。然分立土日。而不以流官填于其間。是畜麋鹿於苑囿。而無守視之人。以時高其墻墉。禁其羣觸。終將踰垣遠逝。踐禾稼。決藩籬。而莫之省矣。今特設流官。者守之也。議詢僉同。敢具述上請。立猛第三子邦相為州吏目。待有功。漸陞為土知州。分

設思恩土巡簡司九。田州土巡簡司十有八。以蘇受等土目為衆所服者。世守之。而特設流官知府。馭焉。便。報可。而思田大定時。八寨賊自國初。韓都督觀圍困來。百十年。斷藤賊自韓襄毅勦撫來。亦已百十年所矣。益生聚為流劫。文成以思田新附。求自效。而往所調湖廣保靖之軍。當罷遣歸。乃命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祐。出不意勦之。擒斬者千餘。功成而遠近不知有兵。時思者。尼其功。詹事霍韜。學士方獻夫。疏言。臣等皆廣東人。與賊鄰壤。備知各賊為患。實跡前蒙

聖明特起守仁。臣等竊謀曰。前巡撫勦調三省兵若干。萬軍餉銀米若干。萬殺死疫死狼兵鄉兵若干。萬僅得田州安靖五十日。而思恩叛矣。弔岩賊出圍肇慶。

殺數千家矣。守仁乘此大敗極敝之後，承特擢之恩，雖合四省兵力，再支庫銀百餘萬，支米數百萬，剿平日州，亦且曰功，而守仁不役一卒，不費斗糧，宣揚聖德，遂致兩府頑民稽首來服，是守仁不惟能肅將天威，實能誕敷天德也。廣西在萬山之叢，民三賊七，柳慶諸賊，猶時徂征，若八寨自國初至今，未有輕議征剿者。賊時險肆惡，時出攻圍城堡，殺掠良民，何啻萬計。鄰近流賊避兵者，投人其中，是八寨者四方寇賊淵藪，而斷藤峽又八寨之羽翼。廣西有八寨，猶人有心腹之疾也。守仁沉機不露，百數十年豺虎窟穴，掃而清之，如拂塵然，是守仁能體陛下之仁，以懷綏田州思恩向化之民，又能體陛下之義，以討服八寨斷藤梗化之賊。仁義之用，兩得之也。竊考守仁之成功，有八善焉：乘湖兵歸路之便，則兵不調而自集；一因田州思恩效命之助，則勞而不怨；二機出意外，賊不及避，所誅者，真積年渠惡，非濫殺報功者比；三因歸師以討逆，無糧運之費；四一舉成功，民不知擾；五極惡者先誅，細小巢穴，可漸施德化；六合數者兩廣良民，可漸安生業；七韓雍雖正幽藤，旋復有賊，實爾時未及區畫，為經久之圖，賊復

據為巢也。而守仁徙建城邑，鎮定之，則惡賊失險，後不能為變。八也。議者曰：守仁奉命撫剿田思，不剿田州，則已矣。遂剿八寨，可乎？傳有之：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古之道也。况有便置從事之旨乎？或者又曰：建置城邑，大事也。區處錢糧，戶部職也。不先奏而輒興功，可乎？帝王千里之內，自治千里之外，付之侯伯而已。夫平八寨，所殺者賊之渠魁耳。若逋逃者，未及殺也。侯奏得旨，乃興版築，則賊漸完聚，據險結寨，以抗我師，豈不敗乃事哉？兵部功賞未見施行，戶部覆題，又復再勘。守仁大臣也，豈以功賞賞有無為重輕哉？第恐有功之人，視此解體，則在外撫臣，無所激勸，以為建功之地。方平思時，議者請增調兵助防守文成，諭之曰：用兵之法，伐謀為先，處夷之道，攻心為上。今各徭既勦之後，有司宜誠心撫恤，以安其心。不服其心，而欲藉兵力威劫，以為可久，則亦未矣。調來客兵，其心憤怨，不肯為用，供

億稍不滿意。求索訾詈。將無不有。就居民間騷擾濁亂。將無抵極。困頓日久。資財耗竭。是欲以衛民而反爲民苦。欲以防寇而反招一寇。適自弊之道也。夫柔遠人。撫戎狄。而謂之柔與撫者。豈專恃兵甲之盛。威力之強而已乎。古之人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能通天下之志於一心。凡舉大事。順其情而使之。因其勢而導之。乘其機而動之。及其時而與之。是以爲但見其易而成之。不覺其難。此天下之民所以陰受其庇。而莫知其功之所自也。行府縣正官。必親至各徭傍近。良善村寨。加厚撫恤。使爲善者勸。而不肯與

之連比。則惡黨孤。而其勢自定。而清查占田。開立里甲。以息後日之爭。諸凡綏懷御制之道。可以次而舉矣。又加意行十家牌法。爲制軍之實。而近取武靖土兵屯營城邑。毋與民雜處。分休畚上。以爲防。張弛時措。質有其文武矣。嘉靖末。饒平盜張璉。據谿洞。潛號張官吏。與林朝曦。蕭晚等共爲亂。詔三省夾勦。而總督尚書胡宗憲。以盜流剽江閩間。至賊憲臣守備。下檄言。賊棄巢出。此自投死。其急擊南贛將俞大猷。前以違節制見劾。獄幾死。欲言恐禍及。欲不言恐敗事。已乃曰。吾豈以一身之禍。忘國計哉。乃具言璉

雖離巢出劫。其妻子財寶。乃在巢。若我以大軍迫其巢。彼必悉衆自救。譬之虎方逐鹿。熊據穴搏其子。虎得不置鹿而還。還而蹙之。如拉朽矣。且三省會擊。有期。又豈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夫團走哉。於是引兵萬五千人。疾走栢嵩嶺。瞰璉巢而軍。都御史穩下令。生得璉者封萬戶。而璉等畢受誅。當是時。廣東叛卒流剽江西福建。陽聽招而陰結賊。縱橫漳泉延建間。聚不散。且熾。胡莊肅公松撫江西。請合勦浙都司從建寧擊賊。賊繇崇安大掠虜而西。則遣千夫長扼杉關。伺其入。逆擊之。賊敗走靈湖。業饑疲不能軍。殊不

自意。小竹後車之左右皆伏也。大惶駭奔北。夜乘黑奪船。欲入湖出江。而莊肅所密伏舟師扼之。湖而殲。是役也。雖擒斬已眇。然規千里以布伏。一舉而殲之。固得筭多也。當是時。廣瓊州府邊山海。而海中黎姆等山。爲生熟黎人所居。倚幽巖爲寨。永樂中。御史汪俊民請命熟黎。自歸化者以官。而諸峒奉約束。順附。惟生黎不數十歲。輒亂。亂輒勦。以爲常。至是大猷言。生熟黎並居瓊海四州十縣中。與吾治地。魚鹽米貨相通。鷄犬相聞。雖有高山峻嶺。而出入往來。自有坦道。居處耕作。自有場坵。固非深巖阻固。可依負爲

暴不可制者也。方我兵未集，黎下瞰城府，於出掠固便。而我師既集，千蹊萬徑，皆可適其巢穴，亦無不成之功。乃於區區一島之地，強分夷夏，置之於衣冠禮樂之外，俟其爲亂，然後從而戮之，能上首功數千，於賊勢方張之餘，而不能駕馭變化，一二遺黎，於摧敗之後，能捐大征之財數十萬，於黎未平之先，而靳惜經畧之費數萬，於善後之際，亦已過矣。今誠能據其遺地，移吾兵民，與遺黎雜居，建城郭，設墟市，以漢法因夷俗，雜治之，可使數十年無反矣。都御史必進曰：善。大猷乃單車入峒中，與黎人約法，恩意惻怛，黎人

爭持牛酒勞之。圖像佛祠中，呼俞佛子，黎以靖安約之。辰常川貴間，諸溪洞險深，易爲變。廣西當嶺南右偏，視東道特獷。左黔右鬱，荔浦東西時破殘，難言。而蠻阻四川東南，西蔓于蕃，簇烏蒙，烏撒，芒部諸府，頗內相黨，構宜有機權。令之內攜雲南沅江永寧鎮沅孟良景東，最號強獷。蒙化順寧，霑益差小。然皆向背靡常。貴州壤地，連錯三省。泗城北窺永寧，芒部南擾畢節，酉播外突，普凱內訌。每一梗阻，滇南中斷。乃知國初時，分其地隸川湖雲南，令疆裂圻，拆蓋一道也。夫西南夷至衆，而種頗內屬。國家用爲扞蔽，內

省屯戍。外禁侵軼。故第以漢官命之。非純用漢法治之。誠寬之也。諸夷相噬。自其恒俗。方信信之爭。兩不相下。必且相屠。曉以禍福。令各罷兵。則一介之使。咫尺之書。之任也。間者秉鉞大臣。苟揚國威。不惟終始如雲南沅江之患。上以虧天家之重。下以啓他夷之奸。此所謂舛也。兵患輕動。動亦有期。兵患弗彊。彊亦有道。大都在調劑其悍。驚無輕用兵。

函史下編卷之十九

